



明紀卷第四

賜還出身部候補毒虞衡守陳鶴巖

太祖紀四

起洪武九年丙辰訖洪武十六年癸亥凡八年

市書

九年春正月湯和傅友德丁玉藍玉及都督僉事于弼備邊延

安比至伯顏帖木兒乞降帝召和等還畱友德備之二月乙

巳太白晝見三月己卯詔曰比年西征燉煌北伐沙漠軍需

甲仗皆資山陝又以秦晉二府宮殿之役重困吾民平定以來

閭閻未息國都始建土木屢興畿輔既極煩勞外郡疲於轉運

今儲蓄有餘其淮揚安徽池五府及山西陝西河南福建江西

浙江北平湖廣今年租賦悉免之以火你赤為翰林蒙古編

修更其姓名曰霍莊以臨安公主下嫁李祺韓國公善長子

明紀卷四

一

也始定公主婚禮先期賜祺駙馬都尉官誥並朝服儀從甚盛

公主執婦道甚備後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言善長狎寵

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不問候祺六日不朝宣至殿前又

不引罪大不敬削善長歲祿千八百石京師自去年八月不

雨至夏四月庚戌始雨自庚戌至五月癸酉雨二十四日始霽

六月甲午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浙江江西福建北

平廣西四川山東廣東河南陝西湖廣山西凡十二布政司罷

行省平章政事左右丞等官改參知政事為布政使辛丑李

文忠還都督同知何文輝鎮北平以疾召還卒年三十六

秋七月癸丑朔日有食之免蘇松嘉湖水災田租振永平旱

伯顏帖木兒侵延安傅友德破禽之降其眾八月己酉遣

官省歷代帝王陵寢禁芻牧置守陵戶忠臣烈士祠有司以時葺治分遣國子生修葺鎮海瀆祠 西番朵兒只巴寇罕東河州指揮甯正擊走之正初至衛城邑空虛勤於勞徠不數年河州遂爲樂土鹽書嘉勞兼領寧夏衛事修漢唐舊渠引水溉田開墾數萬頃兵食饒足 時都指揮徐司馬鎮河南馮勝練兵其地會有星變占在大梁帝使使密敕勝且曰并以此語馬兒知之既復敕二人曰天象屢見大梁軍民錯處尤宜慎防今秦晉二王還京當嚴兵宿衛王抵汴時若宋國公出迓則都指揮居守都指揮出迓則宋國公亦然爾其夙夜小心無忽 閏九月庚寅以災異詔求直言 癸巳定百官品秩汰中書省平章政事參知政事御史臺侍御史治書殿中侍御史等官 刑部

明紀卷四

二

主事茹太素陳時務累萬言帝令中書郎王敏誦而聽之中言才能之士數年來幸存者百無一二今所任率迂儒俗吏帝怒召太素面詰杖於朝以其書示廷臣或曰此不敬此誹謗非法問宋濂對曰彼盡忠於陛下耳陛下方開言路何可深罪次夕帝復於宮中令人誦之得其可行者四事慨然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朕所以求直言欲其切於情事文詞太多便至熒聽太素所陳五百餘言可盡耳因令中書定奏對式俾陳得失者無繁文摘太素疏中可行者下所司悉召廷臣詰責因字呼濂曰微景濂幾誤罪言者於是帝廷譽濂曰朕聞太上爲聖其次爲賢宋景濂事朕十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謂一人之短始終無二可謂賢矣 海州學正曾秉正上疏數千言大略曰古之聖君

不以天無災異爲喜惟以祗懼天譴爲心陛下聖文神武統一
天下天之付與可謂盛矣兵動二十餘年始得休息天之有心
於太平亦已久矣民之思治亦切矣創業與守成之政大抵不
同開創之初則行富國強兵之術用趨事赴功之人大統既立
邦勢已固則普天之下水土所生人力所成皆邦家倉庫之積
乳哺之童垂白之叟皆邦家休養之人不患不富庶惟保成業
於永久爲難耳於此之時當盡革向之所爲何者足應天心何
者足慰民望感應之理其效甚速又言天既有警則變不虛生
極論大易春秋之旨帝嘉之召爲思文監丞 冬十月己未太
廟成自是行合享禮 丙子秦晉燕吳楚齊六王治兵鳳陽
十一月戊子徙山西及真定民無產者田鳳陽 平遙訓導葉

明紀卷四

三

伯巨應詔言三事略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多也
用刑太繁也求治太急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
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彊幹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爾今裂土分
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而秦晉燕
吳楚齊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
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
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間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
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爲不然何
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
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
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

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爲太過者也昔賈誼
勸漢文帝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
誼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
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
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與國同休割一時之
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
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
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天子撤樂減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
牧固欲其並生非欲其卽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
得已而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
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

明紀卷四

四

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百世一動一靜
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
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
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
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
免死充軍又刪定舊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
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
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
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
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涸跡
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

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摭摭務無餘
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
或非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
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
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
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旣廢
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
於法上將錄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竒其所短而置之
罪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儻竒其
短而棄其長則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廷不少
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廉恥或事措克

明紀卷四

五

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
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
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
承宗廟意也且夫彊敵在前則揚精鼓銳攻之必克禽之必獲
可也今賊突竄山谷以計求之庶可或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
人不可踪跡之地捕之數年旣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
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休居雞犬不得
寧息况新附之眾向者流移他所朝廷許其復業今附籍矣而
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戶口盛而後田野闢賦稅增今
責守令年增戶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
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戶口雖蒙憐卹而猶見在開封祇

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況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
安邊之計也臣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
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哀斂者罷
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
畱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
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
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
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
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
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
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甫令而尋改已

明紀卷四

六

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
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
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
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
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守令
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
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帥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
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
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將何以
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
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早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

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掃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賊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

明紀卷四

七

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眾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選舉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所爲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蓋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泊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

如歸婦人女子羞被污辱此皆教化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褻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旣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尙何天變之不消哉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

明紀卷四

八

月速速來吾手射之旣至丞相乘帝喜乃敢奏下刑部獄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慮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迨洪武末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皆以伯巨爲先見云 蘄水人王燾七世同居詔旌爲孝義之門 十二月甲寅振畿內浙江湖北水災 己卯遣都督同知沐英乘傳詣關陝抵熙河問民疾苦事有不便更置以聞 初永寧人蔡子英舉元至正中進士察罕帖木兒開府河南辟參軍事累薦至行省參政元亡從擴廓帖木兒走定西明兵克定西子英單騎走關中亡入南山帝聞其名使人繪形求得之傳詣京師至江濱亡去變姓名質春關中久

之復被獲械過洛陽見湯和長揖不拜抑之跪不肯和怒焚火
焚其鬚不動其妻適在洛請與相見子英避不肯見至京帝命
脫械以禮禮之授以官不受退而上書曰陛下乘時應運削平
羣雄薄海內外莫不貧貢臣鼎魚漏網假息南山曩者見獲復
得脫亡七年之久重煩有司追跡而陛下以萬乘之尊全匹夫
之節不降天誅反療其疾易冠裳賜酒饌授以官爵陛下之量
包乎天地臣感恩無極非不欲自竭犬馬但名義所存不敢輒
渝初志自惟身本章布智識淺陋過蒙主將知薦仕至七命躍
馬食肉十有五年愧無尺寸以報國士之遇及國破家亡又復
失節何面目見天下士哉臣日夜思維咎往昔之不死至於今
日分宜自裁陛下待臣以恩禮臣不敢賣死立名亦不敢偷生

明紀卷四

九

苟祿若察臣之愚全臣之志禁錮海南畢其餘命則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昔王蠲閉戶以自縊李芾闔門以自屠彼非惡榮利
而樂死亡顧義之所在雖湯鑊有不得避也眇焉之軀上愧古
人惟陛下裁察帝覽其書益重之館之儀曹忽一日大哭不止
人問其故曰無他思舊君耳帝知不可奪命有司送出塞從元
嗣君於和林 初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覈錢糧軍需諸事
以道遠預持空印冊遇部駁卽改以爲常已而事露帝盛怒疑
有奸論諸長吏死佐貳榜百戍邊寧海人鄭士利上書曰陛下
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虐民耳夫文移必
完印乃可今考較書冊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
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

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爲陛下惜之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主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輸作江浦而空印者誅死甚眾 帝以思南土官世居荒服未嘗詣闕詔令帥其部長入朝田仁智及思州宣慰使田宏正先後來朝並優賜之仁智歸道卒命有司歸其柩尋命其子大雅襲職宏正仁厚之子也

明紀卷四

十年春正月辛卯以羽林等衛軍益秦晉燕三府護衛各二千二百餘人 翰林學士承旨宋濂致仕 懷慶知府方徵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爲職今不聞旌賢拔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微贓罰此大患也朝廷賞罰明信乃能勸懲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參政安然山東參政朱芾俱有空印反遷布政使何以示勸懲帝問羅織及多微贓罰者爲誰徵指河南僉事彭京以對彭陽驛丞 振蘇松嘉湖水災 三月帝與羣臣論天與七政之行皆以蔡氏左旋之說對帝曰朕仰觀乾象天左旋七政右旋曆象之論確然不易爾等猶守蔡氏之

說豈所謂格物致知之學乎 吐番川藏爲梗剽貢使夏四月
己酉鄧愈爲征西將軍沐英爲副將軍帥師討之 振太平寧
國及宜興錢塘諸縣水災 五月庚子李善長李文忠總中書
省大都督府御史臺議軍國重事 癸卯振湖廣水災 戶部
主事趙乾振荆蕪災遷延半載丙午誅之 六月丁巳詔臣民
言事者實封達御前 丙寅令自今政事並啟皇太子處分然
後奏聞諭曰自古創業之君厯涉勤勞達人情周物理處事咸
當守成之君生長富貴若非平昔練達少有不謬者故吾特命
爾日臨羣臣聽斷諸司啟事以練習國政惟仁不失於龐暴惟
明不惑於邪佞惟勤不溺於安逸惟斷不牽於文法凡此皆心
爲權度吾自有天下以來未嘗暇逸於諸事務惟恐豪髮失當

明紀卷四

十一

以負上天付託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寢爾所親見爾能體而
行之天下之福也於是令儒臣爲太子講大學衍義 秋七月
甲申置通政司以曾秉正爲通政使劉仁爲左通政諭之曰政
猶水也欲其常通故以通政名官卿其審命令以正百司達幽
隱以通庶務當執奏者勿避忌當駁正者勿阿隨當敷陳者毋
隱蔽當引見者毋畱難 始遣御史巡按州縣詢民間疾苦廉
察風俗申明教化所按藩服大臣府州縣官諸考察舉劾尤專
大事奏裁小事立斷按臨所至必先審錄罪囚弔刷文卷有故
出入者理辨之 帝感齋居陰雨覽京房災異之說謂分祭天
地情有未安八月庚戌改建大祀殿於南郊卽圜丘舊制以屋
覆之 帝慮武臣子弟習武事鮮知問學癸丑命大都督府

選入國子監讀書其在鳳陽者卽肄業於中都 九月丙申振
金華紹興衢州水災 辛丑胡惟庸爲左丞相汪廣洋爲右丞
相自楊憲誅帝以惟庸爲才寵任之惟庸亦自勵嘗以曲謹當
上意寵遇日盛獨相數歲生殺黜陟或不奏徑行內外諸司上
封事必先取閱害己者輒匿不以聞四方躁進之徒及功臣武
夫失職者爭走其門饋遺金帛名馬玩好不可勝數廣洋頗耽
酒與惟庸同相浮沈守位而已帝數誠諭之 丁玉爲御史大
夫 鄧愈沐英分兵三道西略川藏耀兵崑崙山俘斬萬計獲
馬牛羊十餘萬畱兵戍碾北諸要害乃還冬十月戊午封英爲
西平侯 辛酉賜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祿 鄧愈自吐蕃還
道病十一月癸未至壽春卒年四十一追封靈河王諡武順愈

明紀卷四

三

事母孝撫弟之幼孤有恩敬禮儒士簡重慎密有士君子之行
焉 丁亥冬至合祀天地於奉天殿大祀殿未成故也 免河
南陝西廣東湖廣田租 四川威茂土酋董貼里叛以丁玉爲
平羌將軍討之玉至威州貼里降承旨設威州千戶所 十二
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丁未錄故功臣子孫五百餘人授官有
差 高麗使五至帝曰高麗王顛被弑奸臣竊命義所必誅第
前後使者皆稱嗣王所遣中書省宜遣人往問嗣王如何政令
安在若政令如前嗣王不爲羈囚則當依前王言歲貢馬千匹
仍悉送還所拘遼東民方見王位眞而政令行否則弑君之賊
必討無赦 是歲安定王卜烟帖木兒爲沙刺所弑王子板咱
失里復讎誅沙刺沙刺部將復殺王子部內大亂

十一年春正月甲戌朔封皇子椿爲蜀王柏湘王桂豫王模漢王植衛王改封吳王櫛爲周王 己卯進封湯和信國公議軍國事初和守常州嘗請事不得醉出怨言曰吾鎮此城如坐屋脊左顧則左右顧則右帝聞而銜之至是猶數其過失鐫之券徵天下布政使及知府來朝 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陶關汝川土酋孟道貴集部落阻道二月指揮胡淵童勝等分道擊之一由石泉一由灌口由灌口者進次陶關蠻眾伏兩山間投石從崖下兵不能進適汝川土官來降得其間道乃選勇士捲旗甲乘夜潛出兩山後遲明從山頂張旗幟發火礮蠻驚潰師進雁門關道險蠻復據之乃駐平野得小舟渡至龍止鐵冶寨擊破之其由石泉者次泥池蠻悉眾拒千戶薛文突陳

明紀卷四

三

射卻之士卒奮擊大敗其眾兩軍遂會於茂州權知州楊者七迎降使仍領其州立茂州衛雷指揮楚華守之 置威茂道開府茂州分游擊駐疊溪 東平侯韓政卒帝親臨其喪追封鄆國公子勳襲 三月秦王檄之國西安晉王綱之國太原綱中途笞膳夫帝馳諭曰吾帥羣英平禍亂不爲姑息獨膳夫徐與祖事吾二十三年未嘗折辱怨不在大小子識之 燕周楚齊四王駐鳳陽 壬午命奏事毋關白中書省 命吏部課朝覲官殿最稱職而無過者爲上賜坐而宴有過而稱職者爲中宴而不坐有過而不稱者爲下不預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朝覲考覈自此始 時賜諸司沒官男女陝西僉事韓宜可獨不受且極論罪人不孥古之制也有事隨坐法之濫也況男女

人之大倫婚姻踰時尙傷和氣合門連坐豈聖朝所宜帝是其言夏四月元嗣君愛猷識理達臘卒國人謚曰昭宗子脫古思帖木兒嗣改元天元五月丁酉存問蘇松嘉湖被水災民六萬二千八百餘戶戶賜粟一石蠲逋賦六十五萬有奇賜秦王棧璽書曰關內之民自元氏失政不勝其敝今吾定天下又有轉輸之勞民未休息爾之國若宮室已完其不急之務悉已之六月壬子帝自爲文遣使弔祭故元嗣君五開蠻吳面兒等作亂靖州指揮僉事過興以兵三百往捕與其子皆爲賊所殺己巳辰州指揮楊仲名爲總兵官討之秋七月丁丑振平陽饑蘇松揚台海盜人多溺死遣官存卹八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諸州府秋糧冬十月丙辰河決蘭

明紀卷四

十四

陽甲子大祀殿成歸故元平章完者不花於丞相驢兒諭以通好遣內官吳誠往諭楊仲名且觀兵十一月庚午沐英爲征西將軍帥都督藍玉王弼討西番楊仲名破諸蠻吳面兒遠遁尙履奉御呂玉詣軍閱勝帝嘗讀唐書至魚朝恩爲觀軍容使謂侍臣曰漢末宦官雖驕縱尙無兵權唐以兵柄授之馴至劫脅天子廢興在其掌握朕深鑒前轍左右服役之外重者傳命四方而已是役也獨兩使內官至軍云大同白羊鎮巡檢張文煥遇敵兵於焦山砦戰沒其妻聞之同日死一子貧寒十指俱墮帝命取至京師月給米一石以終其身太子妃常氏薨輟朝三月初帝册常遇春女爲太子妃繼册太常卿呂本女爲次妃常妃薨呂妃始獨居東宮而其時秦王棧亦

以擴廓帖木兒妹爲妃又以鄧愈女爲次妃皆前代故事所無也 十二月以蘇松嘉湖杭屢被水災罷五府河泊所以其利與民 帝以佛經遺佚遣僧宗泐偕其徒往西域求之

十二年春正月己卯始合祀天地於南郊 洮州十八族番叛命沐英移兵討之 丙申丁玉平松州蠻遣指揮高顯等城之請立軍衛帝謂松州山多田少耕種不能贍軍守之非策又敕玉曰松潘僻在萬山接西戎之境朕豈欲窮兵遠討羌戎屢寇邊不獲已也捷至知松州已克將資糧於容州進取潘州若盡三州之地則疊州不須窮兵自當來服須擇士勇者守納都疊溪路其驛道無阻遏者不守可也來降戎長遣入朝朕親撫諭之 置陝西行都指揮使司於莊浪衛 二月戊戌朔李文忠

明紀卷四

五

督理河岷臨鞏軍事 乙巳詔曰今春雨雪經旬天下貧民困於飢寒者多有其令有司給以鈔又命審京民孤寡者給以鹽 丙寅湯和陸仲亨周德興黃彬陸聚等練兵臨清 沐英敗

西番於土門峽進至洮州舊城葉昇禽其長阿昌失納餘寇遁去追斬其魁數人盡獲畜產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置戍遣使來奏遂置洮州衛以指揮聶緯陳暉等六人守之已李文忠等言官軍守洮州饑艱民勞帝諭曰洮州西控番戎東蔽隴隴漢唐以來備邊要地今番寇旣斥棄之不守數年後番人將復爲患慮小費而忘大虞豈良策哉所獲牛羊分給將士亦足充兩年軍食其如敕行之文忠等乃不敢違 丁玉言松州爲西羌要地軍衛不可罷夏四月遂併潘州於松州置松州衛設

官築戍如玉議 五月癸未蠲北平田租 六月丁卯都督僉
事馬雲征大寧 眉縣妖人彭普貴作亂殺知縣顧師勝焚掠
十四州縣指揮普亮等不能克秋七月丙辰丁玉移師討平之
己未李文忠還言西安城中水鹹鹵不可飲請鑿地引龍首
渠入城以便汲從之 八月辛巳詔凡致仕官復其家終身無
所與 九月占城入貢中書省不以時奏帝聞之怒降敕切責
乃委其咎於禮部禮部又委之中書帝益怒盡囚諸臣窮詰主
者 方龜殷哲爲左右參政 己亥沐英等進擊番寇大破之
盡禽酋長三副使癭噤子等平朵甘納兒七站拓地數千里俘
斬數萬人獲馬牛羊二十餘萬冬十一月甲午班師 論藍玉
等功當封帝念仇成勳舊先封爲安慶侯封王永昌侯謝成永

明紀卷四

六

平侯張龍鳳翔侯吳復安陸侯金朝興宣德侯曹興懷遠侯葉
昇靖寧侯曹震景川侯張溫會寧侯周武雄武侯王弼定遠侯
庚申大寧平召馬雲還京葉旺畱鎮遼東如故 十二月徵
天下博學老成之士至京師 初伯顏子中爲元建昌教授江
西盜起授分省都事使守贛州而陳友諒已破贛州子中問道
走閩陳友定素知之辟授行省員外郎出奇計以友定兵復建
昌浮海如元都獻捷累遷吏部侍郎持節發廣東何真兵救閩
至則真已降於廖永忠子中墮馬求死折一足永忠義而舍之
乃變姓名冠黃冠游行江湖間帝求之不得簿錄其妻子子中
竟不出常齋鳩自隨久之事寢解乃還鄉里及詔郡縣舉元遺
民布政使沈立本密言於朝以幣聘使者至子中慨然曰死晚

矣爲歌七章哭其祖父師友飲鴆死 高麗貢黃金百斤白金萬兩以不如約卻之高麗又致書及禮物於某旺而龍州鄭白等請內附旺以聞帝謂人臣無外交此閃謀之漸勿輕信彼特示弱於我以開邊釁還之使無所藉口 自劉基之死胡惟庸益無所忌與太師李善長相結以兄夫妻其弟太僕丞存義之子佑其定遠舊宅井中忽生石筍去之復旁出者三諛者爭引符瑞又言其祖父三世冢上皆有火光燭天惟庸益喜自負有異謀陸仲亨自陝西歸擅乘傳費聚奉命招降蒙古無功帝皆切責之二人大懼惟庸陰以權利脅誘二人二人素慧勇見惟庸用事密相往來陳宣性嚴刻帝責之不能改其子孟麟數諫靈捶之死帝惡其不情曰靈於其子如此奚有君父耶靈聞之

明紀卷四

懼遂與惟庸通謀惟庸又令都督毛驥取衛士劉遇賢亡命魏文進等爲心膂遣明州衛指揮林賢下海招倭又遣元故臣封績致書稱臣於元嗣君約爲外應事皆未發會惟庸子馳馬於市墜死車下惟庸殺輓車者帝怒命償其死惟庸請以金帛給其家不許惟庸懼乃與陳宣涂節謀起事陰告四方及武臣從己者占城之入貢也惟庸與汪廣洋皆被詰責至是節上言劉基爲惟庸毒死廣洋宜知狀帝問廣洋對曰無有帝怒責廣洋明欺貶海南舟次太平帝追怒廣洋在江西曲庇文正在中書不發楊憲姦賜之死廣洋爲人寬和自守與奸人同位而不能去故及於禍廣洋死妾陳氏從死帝詢之乃入宮陳知縣女也大怒曰沒官婦女止給功臣家文臣何以得給救法司取勘於

是惟庸及六部堂屬咸當坐罪

十三年春正月節遂上變告惟庸中書省吏商暲亦以惟庸陰事告帝大怒下廷臣更訊詞連寧節廷臣言節本預謀見事不成始上變告不可不誅戊戌誅惟庸寧節等惟庸初由善長薦及惟庸誅坐黨死者甚眾丁玉李伯昇等皆與焉善長獨免惟庸之未敗也徐達時時爲帝言惟庸不任相帝由是益重達

帝以歷代丞相多擅權癸卯罷中書省分其職於六部以尙書任天下事侍郎貳之每部分四屬部改大都督府爲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分領在京各衛所及在外各都司衛所始南北更調用人二月壬戌朔詔舉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發丹符驗天下金穀之數戊辰文武官年

明紀卷四

九

六十以上者聽致仕給以誥敕復以薛祥爲工部尙書初祥以尙書出爲北平布政使治行稱第一爲胡惟庸所惡坐以營建擾民謫知嘉興府及是帝謂曰讒臣害汝汝何不言對曰臣不知也三月壬辰減蘇松嘉湖重賦額畝科七斗五升至四斗四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升者俱徵三斗五升其以下者仍舊時蘇州一府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歲額與浙江通省埒其重如此壬寅燕王棣之國北平元國公脫火赤等屯和林數擾邊帝命沐英總陝西兵擊之英至靈州偵知脫火赤等在亦集乃路遂渡黃河經寧夏登賀蘭山涉流沙七日夜至其境去敵營五十里壬子分軍爲四乘夜銜枚而進合圍之英自以驍騎衝其中堅禽脫火赤及樞密知院愛

足等獲其全部以歸 夏四月己丑命羣臣各舉所知 五月
甲午雷震謹身殿帝廷諭羣臣陳得失吏部尙書劉崧以修德
行仁對乙未大赦山西民爲軍者二萬四千餘戶悉還爲民內
申釋在京及臨濠屯田輸作者已亥免天下今年田租吏以過
誤罷者還其職從征士卒老疾者許以子代老而無子及寡婦
有司資遣還 都督濮英練兵西涼請出師略地開哈梅里之
路以通商旅帝賜璽書曰略地之請聽爾便宜然將以謀爲本
爾慎毋忽英遂進兵元諸王兀納失里懼遣使降英進次白城
獲平章忽都帖木兒壬寅至赤斤站獲酋王亦憐眞及其部曲
千四百人乃還 御史中丞安然免以李善長理臺事數有所
建白未幾罷御史臺 六月丙寅雷震奉天門帝避正殿省愆

明紀卷四

九

丁卯罷王府工役 諭戶部曰曩者奸臣聚斂稅及織悉朕甚
恥焉自今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罷天下
抽分竹木場 丁丑置諫院設左右司諫正言等官 秋八月
命天下學校師生給廩膳米人日一升魚肉鹽醢之屬皆官給
之 帝以松州衛遠在山谷屯種不給饋饌甚難命罷之未幾
指揮耿忠經略其地奏言松州爲番蜀要害設衛事不可罷命
復置 初道同爲番禺知縣亢直不避彊禦軍擾民者一切裁
之以法會朱亮祖鎮廣東數以威福撼同同不爲動也土豪數
十輩抑買市中珍貨稍不快意卽巧誣以罪同械其魁通衢諸
豪家爭賄亮祖求免亮祖置酒召同從容言之同厲聲曰公大
臣奈何受小人役使亮祖不能屈他日亮祖出遇械者遽破械

脫之借他事答同富民羅氏者納女於亮祖其兄弟怙勢爲奸同復按治亮祖又奪之去同積不平奏之未至亮祖先劾同訕傲無禮狀帝使使誅同俄同奏亦至帝悟以爲同職甚卑而敢斥大臣不法事其人骨鯁可用復使使者之兩使者同日抵番禺後使者到則同已死縣民悼惜之或刻木爲主祀於家卜之輒驗遂傳其爲神九月帝召亮祖至與其子指揮使暹俱鞭死御製廣誌仍以侯禮葬 辛卯曹震楊璟薛顯屯田北平 乙巳天壽節始受羣臣朝賀賜宴於謹身殿後以爲常 帝以密勿論思不可無人乃建四輔官以四時爲號詔天下舉賢才戶部試尚書范敏薦耆儒王本等丙午告於太廟以木及杜佑龔敦爲春官杜敦趙民望吳源爲夏官秋冬闕命本等攝之位都

明紀卷四

三

督之次屢賜敕諭隆以坐論之禮命協贊政事均調四時又月分三旬人各司之以雨暘時若驗其稱職與否居無何敦等四人相繼致仕召安然代之本亦坐事誅 宋濂孫愼坐胡惟庸黨與其叔父璉皆死濂逮至帝亦欲誅之皇后曰民家爲子弟延師尙以禮全始終況天子乎且濂家居必不知情帝不聽會后侍帝食不御酒肉帝問故對曰妾爲宋先生作福事也帝惻然投箸起翼日赦濂與家屬悉徙茂州 占城遣使賀天壽節帝聞其與安南水戰不利賜敕諭曰曩者安南兵出敗於占城占城乘勝入安南安南之辱已甚王能保境息民則福可長享如必驅兵苦戰勝負不可知而鷓蚌相持漁人得利他日悔之不亦晚乎 冬十一月丙午元平章完者不花乃兒不花入桃

林口犯永平指揮劉廣戰沒千戶王輅裏創擊敗之禽完者不
花 十二月天下府州縣所舉士至者八百六十餘人授官有
差 趙庸鎮廣東討陽春蠻 是年改封胡美爲臨川侯帝嘗
榜列勳臣謂持兵兩雄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韓政
曹良臣楊璟陸聚梅思祖黃彬及美皆封侯美璟有方面勳遇
之尤厚 日本入貢無表卻之 以元大寧路爲府尋廢

十四年春正月戊子徐達爲征虜大將軍湯和傅友德爲左右
副將軍帥師討乃兒不花 命新授官者各舉所知 壬子罷
天下歲造兵器 癸丑命公侯子弟入國學 丙辰詔求隱逸
帝以徭役不均詔天下編賦役黃冊范敏議以一百十戶爲
一里推丁糧多者十戶爲里長鳩一里之事以供歲役十年一

明紀卷四

三

周餘百戶爲十甲甲首一人亦以丁糧多寡爲序鰥寡孤獨不
任役者附十甲後爲畸零僧道有田者編冊無田者亦爲畸零
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以丁糧增減而升降之後遂仍其制不
廢 二月庚辰覈天下官田 時富室多以罪傾宗而浦江鄭

氏數千指獨完會有訴其交通胡惟庸者吏捕之兄弟六人爭
欲行湜曰弟在其忍累諸兄乎自詣吏湜兄濂先以糧長在京
師迎謂曰吾家長當任罪湜曰兄年老吾自辯之二人爭入獄
帝聞召見勞勉之曰有人如此肯從人爲逆耶宥之立擢湜福
建左參議湜居官有政聲南靖民爲亂誑誤者數百家湜言於
諸將盡釋免居一歲入覲卒於京 改明州府爲寧波府 三
月丙戌詔曰朕撫育黔黎十有四年獄訟未清良由委任非人

致陷刑辟今大赦天下與民更始 辛丑頌五經四書於北方
學校 徵前尚書李敬爲祭酒劉崧爲司業崧尋卒疾革時敬
問所欲言曰天子遣崧教國子將責以成功而遽死乎無一語
及私 夏四月庚午徐達帥諸將出塞湯和破敵灰山營獲平
章別里哥樞密使入通沐英略公主山長寨克全寧四部度臘
胸河執知院李宣盡俘其眾乃還達仍鎮北平 五月五溪蠻
叛周德興已老力請行帝壯而遣之賜手書曰趙充國圖征西
羌馬援請討交趾朕常嘉其事謂今人所難卿忠勤不怠何忝
前賢靖亂安民在此行也德興至五溪蠻悉散走 甲辰宋濂
卒於夔州年七十二知事葉以從葬之蓮花山下蜀獻王慕濂
名移瑩華陽城東濂狀貌豐偉美鬚髯視近而明一黍上能作

明紀卷四

三

數字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卷於學無所不通爲文醇深演
迤與古作者並在朝郊社宗廟山川百神之典朝會宴享律曆
衣冠之制四裔貢賦賞勞之儀旁及元勳巨卿碑記刻石之辭
咸以委濂推爲開國文臣之首四方求文者非其人不與日本
使嘗奉敕請文以百金爲獻卻不受帝問故對曰天朝侍從而
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海外諸國朝貢至者必問宋先生
安否其卒也朝野惜之 六月置施州衛軍民指揮使司 秋
八月丙子詔求明經老成之士有司禮送京師 庚辰河決原
武祥符中牟有司請興築帝以爲天災令護舊堤而已 辛巳
徐達還 四輔官之設也王本等諸人皆老儒起田間敦樸無
他長獨安然久歷中外練達庶務眷注特隆是月然卒李幹何

顯周代爲四輔官 九月壬午朔傅友德爲征南將軍藍玉沐英爲左右副將軍帥步騎三十萬征雲南諭曰朕覽輿圖識雲南阨塞當先遣一軍自永寧向烏撒而大軍自辰沅入普定分據要害然後進師曲靖曲靖雲南咽喉彼必并力於此以抗我師旣下曲靖一將軍向烏撒以應永寧之師大軍直擣雲南破之必矣雲南破分兵徑趨大理可毋頓刃也 徐達鎮北平四川水盡源通塔平散毛諸洞長官作亂丙午周德興移師討平之 冬十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癸丑命法司論囚擬律以奏從翰林院給事中及春坊正字司直郎會議平允然後覆奏論決時又命刑部聽兩造之詞議定入奏旣奏錄所下旨遂四輔官諫院官給事中覆覈無疑然後覆奏行之有疑獄則四輔

明紀卷四

三

官封駁之 甲寅免應天太平廣德鎮江寧國田租 癸未分遣御史錄囚 浙東山寇葉丁香作亂己卯唐勝宗帥師討之決策於劉璟禽賊首併其黨三千人分兵平安福賊還稱璟才略帝喜曰眞伯溫兒矣 工部尙書薛祥坐累杖死天下哀之 十一月壬午陸仲亨鎮成都 海寇攻掠東莞南海及肇慶翁源諸府縣庚戌趙庸帥步騎舟師八道擊破之禽賊二萬餘賊屬八千有奇斬馘五千餘獲兵器萬九千船一千二百招降番禺等縣民三千三百餘戶奏籍蠻戶萬人爲水軍 遣內臣齎敕諭烏蒙烏撒諸部長曰西南諸部自古及今莫不朝貢中國朕受天命爲天下主十有五年而烏蒙烏撒東川芒部建昌諸部猶桀驁不朝已遣征南將軍穎川侯等帥師往征猶恐諸

部長未喻朕意故復遣內臣往諭如悔罪向義當卽躬親來朝或遣人入貢亟摠誠款朕當罷兵以安黎庶爾其省之 唐鐸爲兵部尙書 以嘉興湖州二府隸浙江布政司 江陰侯吳

良卒於青州贈江國公諡襄烈 十二月丁巳命翰林春坊官考覈諸司章奏 傅友德至湖廣分遣都督胡海郭英陳桓帥

兵由永寧趨烏撒而自帥大軍由辰沅趨貴州指揮僉事顧成爲先鋒克普定畱成列柵以守蠻數萬來攻成出柵殺數百人賊退走餘賊猶在南城成斬所俘而縱其一曰吾夜二鼓來殺汝夜二鼓吹角鳴礮賊聞悉走獲器甲無算諸蠻隸普定者悉平大軍進克普安元梁王把匝刺瓦爾密遣平章達里麻以兵十餘萬拒於曲靖沐英謂友德曰彼不意我師深入若倍道

明紀卷四

十四

疾趨出其不意破之必矣友德是之遂引軍疾趨未至曲靖數里忽大霧四塞衝霧行阻水而止則已臨白石江矣頃之霧霽達里麻望見大驚友德欲渡英曰我兵疲懼爲所扼乃帥諸軍嚴陳若將渡者而奇兵從下流濟出其陳後張疑幟山谷間人吹一銅角元兵驚擾英急磨軍渡江以善泅者先之長刀斫其軍軍卻師畢濟費聚等虜戰良久英復縱鐵騎擣其中堅大敗之生禽達里麻僵屍十餘里俘獲萬計友德悉撫而縱之使各歸業蠻民皆喜慰戊辰元曲靖宣慰司征行元帥張麟行省平章劉輝等降友德遣藍玉沐英趨中慶自帥兵擊烏撒循格孤山而南以通永寧之兵初梁王以女妻大理酋段得功嘗倚其兵力後以疑殺之失大理援及達里麻敗失精甲十餘萬知事

不可爲王申走晉寧州之忽納若焚其龍衣與左丞達的右丞
驢兒夜入草舍俱自經死藍玉沐英師至板橋元右丞觀音保
以城降玉等整軍入城戒輯軍士撫定其民胡海等之趨烏撒
也元右丞實卜聚兵赤水河拒之會久兩河水暴漲郭英斬木
爲筏乘夜抵敵營實卜大驚又聞大軍繼進皆遁友德令諸軍
築城版鍤方具諸蠻大集友德屯兵山岡持重以待既知士勇
可用乃縱兵接戰芒部土酋長多者帥兵與實卜合鋒甚銳大
軍鼓譟而前長多中槊墜馬死大軍益奮蠻眾力不支大潰斬
首三千獲馬六百實卜遁友德遂城烏撒克七星關以通畢節
又克可渡河於是東川烏蒙芒部諸蠻皆望風降附 是歲日
本復來貢帝再卻之命禮官移書責其王示以欲征之意良懷

明紀卷四

五

上表言天朝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水澤之地山海之
洲自有其備豈肯跪途而奉之乎其詞甚悖帝得表愠甚終鑑
元氏之轍不加兵也

十五年春正月辛巳朔宴羣臣於謹身殿始用九奏樂章 曹
震王弼分道取臨安諸路至威楚降元平章閻乃馬互等壬午
激江武定諸路俱降雲南平改中慶路爲雲南府 己丑減大
辟囚 帝以前元素無文字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而
譯語難以通曉乃命翰林院侍講火原潔編修馬懿赤黑等以
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食器用靡不具載復取
元秘史參考以切其字譜其聲音既成詔刊行之自是使臣往
來朔漠皆能通達其情 庚戌命天下朝覲官各舉所知一人

論之曰古之薦舉者以實不以名後世徇名遺實故治不如古爾等各舉所知有一善可稱一才可錄者皆具實以聞朕將隨才用之 置貴州都指揮司治貴州宣慰司以顧成爲使其民職有司仍屬湖廣四川雲南三布政司 二月壬子河決河南命李祺往振祺功臣帝長壻頗委任之 癸丑置雲南都指揮使司 甲寅以雲南平詔天下乙卯置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治雲南府梅思祖潘元明同署司事 藍玉沐英進攻大理大理城倚點蒼山西臨洱河爲固聞王師至聚眾扼下關下關者南詔皮羅閣所築龍尾關也號極險玉等至品甸遣王弼以兵由洱水東趨上關爲犄角勢自帥眾抵下關造攻具別遣胡海由石門間道夜渡河繞出點蒼山後攀大樹緣崖而上立

明紀卷四

美

旗幟山間閏月癸卯昧爽軍抵下關者望見皆踴躍謹譟驚擾英身先士卒策馬渡關水沒馬腹將士隨之遂斬關入海麾軍自山而下弼亦於上關夾擊蠻兵潰拔其城禽其酋段世分兵取鶴慶略麗江破石門關下金齒段世至京帝傳諭曰爾父寶曾有降表朕不忍廢賜名歸仁授永昌衛鎮撫 三月庚午河決朝邑 趙俊爲工部尙書帝以國子監所藏書板歲久殘缺命諸儒考補工部督匠修治俊奉詔監理古籍始備 頒軍法定律 改威楚開南路爲楚雄府命朱守仁知府事守仁招集流移均徭役建學校境內大治又改雲遠路爲孟養府 夏四月甲申遷元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於耽羅 命禮部尙書劉仲質與儒臣定釋奠禮丙戌頒行

天下學校每歲春秋仲月通祀孔子 帝自踐阼後頗好釋氏
詔徵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召入禁中
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
由是其徒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給事中陳汝輝上疏曰
自古帝王未有縉紳縉流雜居同事可以相濟者今勳舊者德
咸思辭祿去位而縉流檢夫乃益以讒間如劉基徐達之見猜
李善長周德興之被謗視蕭何韓信其危疑相去幾何哉帝不
聽諸僧怙寵者遂請爲釋氏創立職官是年始置僧錄司設左
右善世闡教講經覺義等皆高其品秩置道錄司亦然度僧尼
道士至踰數萬大理寺卿李仕魯疏言陛下方創業凡意指所
向卽示子孫萬世法程奈何捨聖學而崇異端乎亦不聽仕魯

明紀卷四

三

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闢佛自任旣言不見用
爭之力章數十上最後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毋惑乎臣
言之不入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里遂置笏於地帝大怒
命武士捽搏之立死階下後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爲多不法有
詔清理解道二教云 壬辰免畿內浙江江西河南山東稅糧

初置錦衣衛以鎮撫司隸之罷舊所置親軍都尉府及儀鸞
司時方用重刑有罪者往往下錦衣衛鞫實添設北鎮撫司專
理詔獄錦衣衛參刑獄自此始 初關先生等掠遼陽固始人
高希鳳爲所得斷腕死妻劉氏罵賊死希鳳弟藥師奴亦死於
亂妻李氏攜其子文殊及孤姪僧寶往高麗避難中途度不雨
全以其子差長棄之挈僧寶以行及明興遼民復業李氏訪得

其子同歸守夫墓希鳳季弟伯顏不花爲納哈出所殺妻郭氏自縊於馬櫪從子塔失丁爲仇誣陷死母邢氏妻金氏縊於魚陽至是事聞詔旌表爲五節婦之門 烏撒諸蠻復叛命吳復費聚征之諭勿與蠻戰於關索嶺上但分兵掩襲直擣其巢使彼奔救不暇必不敢出抗大師俟三將軍至共破之 五月新建太學成改爲國子監分六堂以館諸生曰率性修道誠心正義崇志廣業乙丑釋奠於先師孔子帝皮弁服執圭再拜獻爵又再拜退易服至彝倫堂命祭酒以下四人坐講帝親說尙書大禹臯陶謨洪範大旨命劉仲質立學規十二條合欽定九條頒賜諸生還皇后問生徒幾何帝曰數千后曰人才眾矣諸生有廩食妻子將何所仰給於是立紅板倉積糧賜其家 丙子

明紀卷四

天

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餘萬斤請如舊帝曰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民生甫定復設此必重擾杖之流海外 丁丑遣行人訪經明行修之士

秋七月乙卯河決滎澤陽武 辛酉罷四輔官 乙亥傅友德

沐英擊烏撒蠻大敗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牛馬十餘萬水西諸部皆降 宣德侯金朝興卒於會川追封沂國公諡武毅 開

濟試刑部尙書濟以綜覈爲己任請天下諸司設文簿日書所行事課得失又各部勘合文移立程限定功罪又言內外議獄章奏動數千言汎濫無紀失其本情宜令諸司著成式頒示中外無用煩文出入人罪又言軍民以細故犯罪者宜卽決遣數月間滯牘一清 八月丁丑朔復設科取士三年一行爲定制

皇后馬氏寢疾羣臣請禱祀求良醫后謂帝曰死生命也禱
祀何益且醫何能活人使服藥不效得毋以妾故而罪諸醫乎
疾革帝問所欲言曰願陛下求賢納諫慎終如始子孫皆賢臣
民得所而已丙戌崩諡曰孝慈宮人歌之曰我后聖慈化行家
邦撫我育我懷德難忘懷德難忘於萬斯年慈彼下泉悠悠蒼
天帝自是不復立后 秦王棧等來奔喪 己丑唐勝宗耿炳
文屯田陝西 丁酉擢秀才曾泰爲戶部尙書 辛丑命徵至
秀才分六科試用 營陽侯楊璟卒追封芮國公諡武信 九
月己酉吏部以經明行修之士鄭韜等三千七百餘人入見令
舉所知復遣使徵之賜韜等鈔等各授布政司參政等官有差
時雖復行科舉而監生與進士參用薦舉之途尤廣賢良郭有

明紀卷四

无

道秀才范敏稅戶人才鄭沂儒士趙翥及曾泰皆起家爲尙書
其他由布衣登大僚者不可勝數 庚午葬孝慈皇后於孝陵
諸王奔喪將還帝命各以一僧與之使誦經薦福吳僧道衍
在選中燕王棣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
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 封李新爲崇山侯以營孝陵功也
傅友德等分兵攻諸蠻寨之未服者土官楊苴乘隙作亂集蠻
眾二十餘萬攻雲南城時城中食少士卒多病都督謝熊馮誠
嬰城固守賊不能攻乃遠營爲困城計沐英自烏撒將驍騎還
救至曲靖遣卒潛入報城中爲賊所得詰之卒給曰總兵官領
三十萬眾至矣賊眾驚愕拔營宵遁竄安寧羅次晉寧諸山谷
中據險樹柵謀再舉英調將士分剿之斬首六萬餘級生禽四

千餘人諸部悉定 詔翰林官李狝吳伯宗譯回回曆書 初
帝於諫院置諫議大夫以唐鐸爲之嘗與侍臣論歷代興廢曰
使朕子孫如成康輔弼如周公則可祈天永命鐸因進曰豫教
元良選左右爲輔導宗社萬年福也帝又謂鐸曰人有公私故
言有邪正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諛鐸曰謗近忠諛近愛不爲
所眩則讒佞自遠帝曰朕所行有得失非人言何由知言有善
者獎而行之風聞不實亦不之罪惟讒佞面諛者不可容耳冬
十月丙子罷諫院更置都察院設監察都御史八人分監察御
史爲十二道鐸官從而改焉 丙申錄囚 甲辰徐達還 趙
庸破廣東盜號鐘平王者獲賊黨萬七千八百餘人斬首八千
八百餘級降其民萬三千餘戶羣盜悉平遂詔班師 十一月

明紀卷四

三

戊午初置大學士官禮部尚書劉仲質爲華蓋殿大學士檢討
吳伯宗爲武英殿大學士翰林學士宋訥爲文淵閣大學士典
籍吳沈爲東閣大學士使侍左右備顧問又置文華殿大學士
徵耆儒鮑恂余詮張長年爲之以輔導太子秩皆正五品恂等
以老疾固辭遂放還 寧海人方孝孺幼警敏讀書日盈寸鄉
人目爲小韓子長從宋濂學恆以明王道致太平爲己任以吳
沈揭樞薦召見帝見其舉止端整謂皇太子曰此莊士當老其
才禮遣還孝孺克勤之子也 十二月辛卯振北平被災屯田
士卒 己亥薛顯理山西軍務

十六年春正月戊午徐達鎮北平 以烏撒烏蒙芒部三府隸
四川布政使司 帝加意太學罷祭酒李敬吳顥命禮部尚書

任昂增定監規八條遂以宋訥爲祭酒敕諭之曰太學天下賢
關禮義所由出人材所由興卿夙學者德當體朕立教之意俾
諸生有成士習丕變又命李文忠兼領監事訥終日端坐講解
無虛晷會司諫關賢上言邇來都邑所司非人師道不立及至
選貢賢愚混淆其甚者將俊秀生員點充承差有乖育才之意
昂乃奏定學校歲貢士法二月丙申命天下府州縣學自明年
始歲貢生員各一人正月至京翰林院試經義四書義各一道
判語一條中式者入監讀書不中者罰爲吏所司教官視爲殿
最 傅友德郭英等平蒙化鄧州濟金沙江取北勝麗江前後
斬首一萬三千餘級生禽二千餘人收精甲數萬船數千艘三
月甲辰詔友德及藍玉班師畱沐英鎮雲南 丙寅諭戶部曰

明紀卷四

三

鳳陽朕故鄉皇陵在焉昔漢高帝生於豐起於沛二縣之民終
漢世受惠朕今亦免鳳陽臨淮二縣稅糧徭役俾其民世無
所與其榜諭之 夏四月松潘衛指揮僉事耿忠言臣所轄松
潘等處安撫司屬各長官司宜以其戶口之數量其民力歲令
納馬置驛而籍其民充驛夫供徭役從之 五月庚申免畿內
各府田租 雲南品甸土酋杜惠來朝命王志督兵往繕城池
立屯堡置郵傳安輯其民 六月辛卯免畿內十二州縣養馬
戶田租一年滁州二年 秋七月分遣御史錄囚有子犯法父
賄求免者御史欲并論其父帝曰子論死父救之情也命論其
子赦其父 黃巖人陳圭父爲讎人所訴當死圭詣闕上章請
代帝大喜曰不謂今日有此孝子宜赦其父俟四方朝覲官至

播告之以風勵天下開濟曰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徼倖路乃聽圭代而戍其父雲南八月壬申朔日有食之九月癸亥申國公鄧鎮爲征南副將軍討永新龍泉山寇平之鎮愈之子也冬十月丁丑召徐達等還安陸侯吳復卒於普定追封黔國公諡威毅復臨陳奮發衝犯矢石體無完膚平居恂恂口不言征伐事在普定買妾楊氏年十七復死視殮畢沐浴更衣自經死封貞烈淑人開濟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眾莫能裁定濟一算畫卽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以故帝甚信任數被顧問兼預他部事人以是忌之謗議滋起濟亦深刻好以法中傷人嘗奉命定詐僞律濟議法巧密帝曰張密網以羅民可乎又設籍曰寅戌之書以程僚屬出入帝

明紀卷四

三

切責曰古人以卯酉爲常今使趨事者朝寅暮戌奉父母會妻子幾何時耶又爲榜戒其僚屬請揭文華殿帝曰告誡僚屬之言欲張殿廷豈人臣禮濟漸謝尋令郎中仇衍脫囚死爲獄官所發濟與侍郎王希哲主事王叔徵執獄官斃之十二月御史陶扈仲等發其事且言濟奏事時置奏劄懷中或隱而不言規伺上意務爲兩端奸狡莫測役甥女爲婢妹早寡逐其姑而略其家財帝怒下濟獄甲午併希哲衍等皆棄市李文忠好學問嘗師事范祖幹通曉經義釋兵家居恂恂若儒者帝雅愛重之家故多客嘗以客言勸帝少誅戮又諫帝征日本及言宦官過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以是忤旨不免譴責是冬遂得疾帝親臨視使淮安侯華中護醫藥

明紀卷第四終

明紀卷四

三

明紀卷第五

驪山聖澤神事虞衡君嶺鸞卽贈知府銜臺騎尉職內閣候補書寫家參訂

太祖紀五

起洪武十七年甲子訖洪武二十三年庚午凡七年

十七年春正月戊申徐達鎮北平 初倭寇金鄉平陽方鳴謙者國珍從子也習海事帝訪以禦倭策鳴謙曰倭海上來則海上禦之耳請量地遠近置衛所陸聚兵水具戰艦錯置其間俾倭不得入入亦不得傅岸則可制矣帝曰善顧安所得戍卒鳴謙曰兵興以來民甚畏卒而慕爲之若四丁籍一以爲兵民固無所苦也帝曰善壬戌命湯和巡視海上和遂請鳴謙與俱始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沿海諸城 以雲南東川府隸四川布政使司 時薦舉法行中外大小臣工皆得推舉所知下至倉

明紀卷五

一

庫司局諸雜流亦令舉文學才幹之士其被薦至者又令之轉薦山林巖穴窮居之士無不獲自達於上三月戊戌朔始更定科舉取士式命禮部頒行天下子午卯酉年鄉試辰戌丑未年會試鄉試以八月會試以二月皆初九日爲第一場試四書義三道經義四道四書主朱子集註易主程傳朱子本義書主蔡沈傳及古註疏詩主朱子集傳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及胡安國張洽傳禮記主古註疏又三日二場試論一道判五條詔誥表內科一道又三日三場試經史時務策五道殿試以三月朔凡國子監生府州縣學生儒士官未入流者擇其性資敦厚文行可稱之人由有司申舉應鄉試中式則送會試再中式應殿試自是遂爲永制而薦舉漸輕久且廢不用矣 曹國公李文

忠卒年四十六帝疑華中毒之貶中爵放其家屬於建昌衛諸
醫並妻子皆斬自爲文祭文忠追封岐陽王諡武靖 甲子大
赦天下 夏四月壬午論平雲南功進封傅友德潁國公封陳
桓普定侯胡海東川侯郭英武定侯張翼鶴慶侯大賚將士
庚寅收陳亡遺骸 增築國子學舍 五月丙寅涼州指揮宋
晟討西番叛酋至亦集乃路禽元海道千戶也先帖木兒國公
吳把都赤刺等俘獲萬八千人送酋長京師簡其精銳千人補
卒伍餘悉放遣 先是高麗屢來貢帝以不如約卻之又畱其
使者命禮部責其朝貢過期陪臣侮慢之罪六月王禡遣司僕
正崔涓禮儀判書金進宜貢馬二千匹且言金非地所產願以
馬代輸餘皆如約遼東守將唐勝宗爲之請許之尋以高麗聽

明紀卷五

二

命宜損其貢數令三年一朝貢馬五十四 秋七月戊戌禁內
官預外事鑄鐵牌置宮門中又敕諸司毋得與內官監文移往
來帝謂侍臣曰宦寺與外臣交通覘視動靜夤緣爲奸假竊威
權以亂國家爲害非細故也朕爲此禁所以戒未然耳 癸丑
詔百官迎養父母者官給舟車 丁巳免畿內今年田租之半

庚申錄囚

壬戌盱眙人獻天書斬之

八月丙寅河決開

封東月隄自陳橋至陳畱橫流數十里壬申決杞縣入巴河遣
官塞之 己丑蠲河南諸省逋賦 平緬宣慰使思倫發遣使

貢獻并上元所授印詔改平緬軍民宣慰使等命兼統麓川之

地 九月免西安府旱災田租十三萬三千九百餘石 陳遇

卒賜葬鍾山遇自開墓之始卽侍帷幄其計畫多秘不傳帝卽

位問保國安民至計遇對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復先王禮樂爲首務廷臣或有過被譴責遇力爲解每得全宥累授翰林學士中書左丞禮部侍郎尙書皆固辭自是不復強以官數臨幸其第語必稱先生或呼爲君子寵禮之隆勳戚大臣無與比者冬十月冊李氏爲淑妃攝六宮事壽州人廣武衛指揮傑之女也未幾薨 丙子河南北平大水分遣駙馬都尉李祺等振之 閏月癸丑詔天下罪囚刑部都察院詳議大理寺覆讞後奏決建三法司於太平門外鍾山之陰命曰貫城下詔言今法天道置法司爾諸司其各慎乃事令貫索中虛庶不負朕肇建之意又謂刑官曰王良善御豈在於策周公善治豈在於刑刑者輔治之具用之不可不詳故每令三審五覆無非求其生而

明紀卷五

三

己 太陰犯上將帝心惡之徐達在北平病背疽稍愈帝遣達長子允恭齋敕往勞尋召還 亦佐縣土酋安伯作亂沐英討降之因定普定廣南諸蠻通田州糧道 漏刻博士元統言曆以大統爲名而積分猶踵授時之數非所以重始敬正也況授時以至元辛巳爲曆元至洪武甲子積一百四十年遠數盈漸差天度宜修改七政運行不齊其理深奧聞有郭伯玉者精九數之理宜徵令推算以成一代之制報可擢統爲監令取授時曆去其歲實消長之說析其條例以洪武十七年爲曆元命曰大統曆法通軌 十二月壬子蠲雲南逋賦 翰林待詔朱善言民間姑舅及兩姨子女法不得爲婚讎家詆訟或已聘見絕或既婚復離甚至兒女成行有司偏奪按舊律尊長卑幼相與

爲婚者有禁若姑舅兩姨子女無尊卑之嫌成周時王朝相與爲婚不過齊宋陳杞後世潘楊朱陳皆世爲婚媾溫嶠以舅子娶姑女呂滎公夫人張氏卽其母申國夫人姊女古人如此甚多願下羣臣議弛其禁從之 左都御史詹徽言太平府民有毆孕婦至死者罪當絞其子乞代章下大理卿鄒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嘉然死婦係二人之命犯人當二死之條與其存犯法之人孰若全無辜之子詔從俊議 松潘八積簇老虎等寨蠻亂官兵擊破之 是歲豫章侯胡美坐法死 初令天下朝正官各造事蹟文冊圖畫土地人民以進

十八年春正月癸酉吏部言考察天下布按府州縣朝覲官凡四千一百一十七人稱職者十之一平常者十之七不稱職者

明紀卷五

四

十之一而貪污鬪茸者亦共得十之一帝令稱職者陞平常者復職不稱職者降貪污者付法司罪之鬪茸者免爲民 朱善爲文淵閣大學士 二月甲辰以久陰雨雪雹詔臣民極言得失宋訥應詔陳邊事言海內乂安惟沙漠尙煩聖慮若窮追遠擊未免勞費陛下爲聖子神孫計不過謹邊備而已備邊在乎實兵實兵在乎屯田宜於諸將中選謀勇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爲率立法分屯布列要害遠近相應遇敵則戰寇去則耕此長策也帝頗采用其言國子監博士高允憲言察郡縣明勸戒學正陳潛夫言獎直臣簡師儒勵廉恥審用人四事 己未魏國公徐達卒年五十四帝爲輟朝臨喪悲慟不已追封中山王諡武寧賜葬鍾山之陰配享太廟肖像功臣廟位皆第一達

言簡慮精在軍令出不二諸將奉持儼懼而帝前恭謹如不能
言善拊循與下同甘苦士無不感恩效死以故所向克捷尤嚴
戢部伍所平大都二省會三郡邑百數閭井冥然民不苦兵歸
朝之日單車就舍延禮儒生談議終日雍雍如也帝嘗稱之曰
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婦女無所愛財寶無所取中正
無疵昭明乎日月大將軍一人而已 三月廷試新塗人練子
寧對策力言天之生材有限陛下恐以區區小故縱無窮之誅
何以爲治帝善其意擢一甲第二 詔中外官父母沒任所者
有司給舟車歸其喪著爲令 乙亥免應天太平寧國鎮江廣
德滁和七府州今年田租 命天下郡縣瘞暴骨 丙子擢廷
試一甲進士丁顯等爲翰林院修撰二甲馬京等爲編修吳文

明紀卷五

五

等爲檢討使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承敕監等衙門者曰
庶吉士其在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者仍稱進士
庶吉士觀政進士之名自此始 帝疑北平二司官吏李或趙
全德等與戶部侍郎郭桓爲姦利己丑坐桓盜官糧誅之自禮
部尙書趙瑄刑部尙書王惠迪工部侍郎麥至德暨六部左右
侍郎下皆死賊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繫死者數萬人覈賊
所寄借徧天下民中之家大抵皆破 以劉三吾爲左贊善
三吾茶陵人博學善屬文以茹瑄薦召用時天下初平典章闕
略帝銳意制作宿儒彫謝得三吾晚悅之一切禮制及三場取
士法多所刊定與汪叡朱善稱三老 國子監助教金文徵等
疾朱訥構之吏部尙書余煥牒令致仕訥辭帝驚問大怒夏

四月丁酉誅焮文徵等畱訥如故 思州諸洞蠻作亂丙辰湯和爲征虜將軍周德興爲副將軍帥師從楚王楨討之時寇出沒不常聞師至輒竄匿山谷間退則復出剽掠和等師抵其地恐蠻人驚潰乃令軍士於諸洞分屯立柵與蠻人雜耕作使不復疑 六月戊申定外官三年一朝著爲令 秋七月甲辰王禡上表請襲爵并請故王諡命封禡爲高麗國王賜故王顯諡恭愍 五開蠻吳面兒復反 罷普定府析其地爲三州六長官司從顧成之請也 八月庚戌馮勝傅友德藍玉備邊北平

振河南水災

郭桓之獄議者咸歸謗於上御史余敏丁廷

舉以爲言帝乃手詔列桓等罪而論右審刑吳庸等極刑以厭天下心言朕詔有司除奸顧復生奸擾吾民今後有如此者遇

明紀卷五

六

赦不宥初貴溪儒士夏伯啟叔姪斷指不仕蘇州人才姚閩王謨被徵不至皆誅而籍其家帝患民徃元習徇私滅公戾日滋乃輯官民過犯條爲大誥其目曰攬納戶曰安保過付曰詭寄田糧曰民人經該不解物曰灑派拋荒田土曰倚法爲奸曰空引偷軍曰黥刺在逃曰官吏長解賣囚曰寰中士夫不爲君用至是成序之曰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而罪之凡三誥所列凌遲梟示種誅者無慮千百棄市以下萬數其三編稍寬容然所記進士監生罪名自一犯至四犯者猶三百六十四人幸不死還職率戴斬罪治事其推原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爲罪魁桓爲誅首冬十月己丑頒其書於天下學宮以課士里置塾師教之囚有能讀大誥者罪減等 癸卯召馮勝還

甲辰詔曰孟子傳道有功名教歷年既久子孫甚微近有以罪輸作者豈禮先賢之意哉其敕工部詢問凡聖賢後裔輸作者皆免之 湯和等以計禽思州渠魁餘黨悉定畱兵鎮之又擊斬九谿諸處蠻獠禽吳面兒送京師伏誅俘獲四萬餘人諸苗始懼 十一月乙亥蠲河南山東北平田租 十二月丙午詔有司舉孝廉 癸丑思倫發反寇景東之北吉寨都督馮誠帥兵擊之值天大霧猝遇寇敗績千戶王昇戰死景東知府俄陶帥其民千餘家避於大理府之白崖川帝嘉其忠遣使賜之 或告李存義父子實胡惟庸黨詔免死安置崇明善長不謝帝銜之 謫戶部尚書茹太素爲御史太素抗直不屈屢瀕於罪帝時宥之後竟坐法死

明紀卷五

七

十九年春正月辛酉振大名及江浦水災 征蠻師還周德興在楚久所用皆楚卒威振蠻中定武昌等十五衛歲練軍士四萬四千八百人決荊州嶽山壩以溉田歲增官租四千三百石楚人德之及還賜賚甚厚 河南饑二月癸丑遣使振之夏四月甲辰復遣御史蔡新等檢核振濟不及者三千一百戶補給之典賣男女者官爲收贖 五月福建僧彭玉琳行腳至新淦以白蓮會惑眾謀作亂自稱晉王置官屬號年天定知縣帥民兵掩捕獲之并其黨送京師伏誅 六月甲辰詔有司存問高年貧民年八十以上月給米五斗酒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歲加帛一匹絮一斤有田產者罷給米應天鳳陽富民年八十以上賜爵社士九十以上鄉士天下富民八十以上里士九十以

上社士皆與縣官均禮復其家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歲給米六石士卒戰傷除其籍賜復三年將校陳亡其子世襲加一秩巖穴之士以禮聘遣丁未振青州及鄭州饑秋七月癸未詔舉經明行修練達時務之士年六十以上者置翰林備顧問六十以下於六部布按二司用之八月甲辰命皇太子修泗州盱眙祖陵葬德祖以下帝后冕服六安侯王志卒追封許國公諡襄簡九月庚申屯田雲南冬十月命官軍已亡子女幼及父母老者皆給全俸著爲令胡惟庸之未敗也欲藉日本爲助乃厚結寧波指揮林賢陽奏賢罪謫居日本交通其君臣等奏復賢職遣使召之密致書日本王借兵助己賢還日本遣僧如瑤帥兵卒四百餘人詐稱入貢且獻巨燭藏火藥刀

明紀卷五

八

劍其中旣至而惟庸已敗計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謀也至是事露乃族賢而惡日本特甚決意絕之專以防海爲務十二月癸未朔日有食之自擴廓帖木兒卒故元諸臣多以次平定或望風歸附獨太尉納哈出擁眾二十萬屯金山數窺邊爲遼東患帝命馮勝分兵防邊發北平山東山西河南民運糧於大寧指揮僉事高家奴以綺布市馬於高麗是歲湯和度地浙西東並海設諸衛所選丁壯三萬五千人築之盡發州縣錢及籍罪人賞給役役夫往往過望而民不能無擾浙人頗苦之或謂和曰民讜矣奈何和曰成遠算者不卹近怨任大事者不顧細謹復有讜者齒吾劍

二十年春正月癸丑馮勝爲征虜大將軍傅友德藍玉副之趙

庸胡海等爲參將帥步騎二十萬征納哈出鄭國公常茂曹國公李景隆申國公鄧鎮等皆從勝等行帝諭曰彼情詭詐爾等且駐師通州遣人覘其出沒元兵若在慶州宜以輕騎掩其不備若克慶州全師徑擣金山納哈出不意吾師之至必成禽矣復遣故所獲納哈出部將乃刺吾奉璽書往諭降 帝以治錦衣衛獄者多非法凌虐乃焚其刑具出繫囚送刑部審錄詔內外獄咸歸三法司罷錦衣獄 甲子大祀南郊禮成天氣清明侍臣進曰此陛下敬天之誠所致帝曰所謂敬天者不獨嚴而有禮當有其實天以子民之實付於君爲君者欲求事天必先卹民卹民者事天之實也卽如國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則是棄天之命不敬孰大焉又曰爲人君者父天母地子

明紀卷五

九

民皆職分之所當盡祀天地非祈福於己實爲天下蒼生也

雲南左布政使張統入覲治行爲天下第一特令吏部勿考賜璽書褒之遣還任 二月壬午閱武命衛士習射於午門丹墀

師次通州聞元兵有屯慶州者甲申藍玉乘大雪帥輕騎襲破之殺平章果來禽其子不蘭溪 三月辛亥馮勝等出松亭

關分築大寧寬河會州富峪四城 高家奴還陳高麗表辭馬

直帝敕如數償之先是遼瀋兵起民避亂轉徙高麗帝令因市馬就索之遂以遼瀋流民三百餘口來歸 夏四月戊子帝謂

周德興曰福建功未竟卿雖老尙勉爲朕行乃命往福州興化漳州泉州四郡相視形勢衛所城不當要害者移置之築城一十六增巡檢司四十五民戶三丁取一得萬五千餘人以充戍

卒湯和亦取浙東西民戶四丁以上者以一爲戍卒得五萬八千七百餘人增置諸衛所先後築城凡五十九皆屯兵設守稽軍次定考格立賞令海防大飭馮勝駐大寧踰兩月畱兵五萬守之而以全師壓金山六月庚子臨江侯陳鏞與大軍異道相失陷敵戰死癸卯勝等兵踰金山遣使送乃刺吾還至松花河納哈出見之驚曰爾尙存乎乃刺吾述帝恩德納哈出心動遣其左丞探赤馬等獻馬且覘勝軍勝已深入至女直苦屯降其慶國公觀童納哈出爲大軍所迫度不敵因乃刺吾請降勝使藍玉輕騎往受納哈出仰天歎曰天弗使吾有此眾矣丁未帥數百騎詣玉玉大喜飲以酒納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衣之曰請服此而飲納哈出不肯服玉亦不飲爭讓久之納哈出覆

明紀卷五

十

酒於地顧其下咄咄語常茂麾下趙指揮者解蒙古語密告茂納哈出將遁矣茂出不意直前搏之納哈出大驚起欲就馬茂拔刀砍其臂納哈出傷不得去都督耿忠遂以眾擁之見勝勝重禮之使忠與同寢食納哈出將士妻子十餘萬屯松花河聞納哈出傷驚潰者四萬人勝遣觀童諭之乃降先後得其部曲二十餘萬人牛羊馬駝輜重亘百餘里御史李原名使平緬歸言思倫發懷詐窺伺宜嚴邊備靖江王以大理印行令旨非法爲遠人所輕金齒衛指揮李觀處事寬厚蠻中愛服帝救獎觀又諭沐英固守備而擢原名試禮部尙書遠方之事多咨之遣經歷楊大用往元江等府練兵沐英亦自永寧至大理六十里設一堡畱軍屯田馮勝師還至亦迷河復收納哈出殘卒

二萬餘車馬五萬時餘眾竄匿者尙數十萬聞師旋設伏於途
謀俟大軍過竄取之閏月庚申師次金山伏兵見大軍盛不敢
發都督濮英以奇兵三千人爲殿後至猝爲所乘衝突不能出
馬蹄遂見執敵旣得英思挾爲質英絕食不言乘間引佩刀剖
腹死事聞贈金山侯進贈樂浪公諡忠襄 命福建備海舟百
艘廣東倍之以九月會浙江捕倭旣而不行 秋七月湖廣布
政使何真致仕封東莞伯 馮勝等表上納哈出所部官屬二
百餘人將校三千三百餘人金銀銅印一百顆虎符牌面百二
十五事馬二百九十餘匹並奏常茂激變狀茂勝壻也驕穉不
習事多違勝約束勝數誚責之茂應之慢勝益怒遂因納哈出
事增飾其狀械繫茂至京而盡將降眾入關帝大悅使使者迎

明紀卷五

七

勞會有言勝多匿良馬使闇者行酒於納哈出之妻求大珠異
寶王子死二日彊娶其女失降附心又失濮英三千騎茂亦訐
勝過帝怒八月癸酉收勝大將軍印召還命藍玉行總兵官事
詔曹震及四川都司選精兵二萬五千人給軍器農具卽雲
南品甸屯種以俟征討 九月戊寅封納哈出海西侯 癸未
置大寧都指揮使司 丁酉安置常茂於龍州 納哈出旣降
帝以故元脫古思帖木兒尙在終爲邊患丁未卽軍中拜藍玉
爲征虜大將軍唐勝郭英副之耿忠孫恪爲左右參將帥師十
五萬北征沙漠 城西寧 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
洪武十八年所收爲定額帝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
豈不病民不從 永城侯薛顯卒於山海衛贈永國公諡桓襄

先是遼東艱軍食帝深以爲慮以都督僉事張赫朱壽習海道命督海運往來數年軍中賴以無乏冬十月戊申封赫爲航海侯壽爲舳艫侯命馮勝就第鳳陽奉朝請諸將士亦無賞勝自是不復將大兵矣十一月壬午陳桓葉昇總制諸軍於雲南定邊姚安立營屯田經理畢節衛己丑湯和遷十二月刑部尙書唐鐸振登萊饑高麗奏遼東文高和定州皆其國舊壤乞就鐵嶺屯戍李原名言數州皆入元版圖屬於遼高麗地以鴨綠江爲界今鐵嶺已置衛不宜復有陳請帝命戶部咨高麗國王守分土毋生釁越州土酋阿資與羅雄州營長發束等叛阿資者土官龍海子也越州蠻呼爲菩麻部元末龍海居之所屬俱囉囉斯種王師征南時龍海降詔以爲知州等

明紀卷五

三

亂沐英禽之徙遼州至蓋州病死阿資繼其職益桀驁至是叛致仕兵部尙書單安仁卒初尙書階正三品十三年中書省罷始進爲正二品而安仁致仕在前帝念安仁勳舊是年特授資善大夫元將脫脫等降於藍玉禮部主事高惟善招撫長河西魚通寧遠諸處移思南宣慰司於鎮遠州

二十一年春正月辛巳思倫發誘羣蠻入寇馬龍他郎甸之摩沙勒寨沐英遣都督同知甯正擊破之斬首千五百餘級甲午振青州饑逮治有司匿不以聞者御史凌漢巡按陝西疏所部疾困數事帝善之漢鞫獄平允及還京有德漢者邀置酒欲贈以金漢曰酒可飲金不可受也帝聞嘉歎擢右都御史三月丙戌振東昌饑思倫發復寇定邊欲報摩沙勒之役眾

號三十萬象百餘新附諸蠻皆爲盡力沐英選騎三萬馳救以輕騎三百挑之賊以萬人驅三十餘象酋長跨巨象直前指揮張因率騎卒五十餘人爲前鋒注矢中象左膝及脅象仆射殺酋長大呼突陳眾遂卻英曰賊無能爲也乃益置火礮勁弩爲三行甲辰蠻歐百象被甲荷欄楯左右挾大竹爲筒筒置礮鎗銳甚英分軍爲三都督馮誠將前軍甯正將左都指揮同知湯昭將右將戰令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因乘風大呼礮弩並發象皆反走乘勝擣其寨昔刺亦者賊梟將也殊死鬪左軍小卻英登高望之取佩刀命左右斬帥首來左帥見一人握刀馳下恐奮呼突陳大軍乘之無不一當百蠻大敗斬馘四萬餘人生獲三十七象餘象盡殪賊渠帥各被百餘矢伏象背以死思倫

明紀卷五

七

發遁去 都督僉事葉旺卒於遼東旺鎮遼凡十七年剪荆棘立軍府撫輯軍民墾田萬餘頃遂爲永利 藍玉以大軍出大寧至慶州諜知元主在捕魚兒海間道兼程進夏四月乙卯至百眼井去海四十里不見敵欲引還王弼曰吾輩奉天子命提十餘萬眾深入至此無所得遽班師何以復命玉曰然令軍士穴地而鑿毋見烟火乘夜至海南敵營尙在海東北八十餘里丙辰玉令弼爲前鋒疾馳薄其營敵謂我軍乏水草不能深入不設備又大風揚沙晝晦軍行敵無所覺猝至前大驚迎戰敗之殺太尉蠻子等降其眾元主與太子天保奴數十騎遁去玉以精騎追之不及獲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餘人又追獲吳玉朵兒只代王達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屬三千八男女七

萬七千餘人並寶璽符敕金牌金銀印諸物馬駝牛羊十五萬餘焚其甲仗蓄積無算又破哈刺章營獲人畜六萬 高麗王禍復表言鐵嶺之地實其世守帝曰高麗舊以鴨綠江爲界今飾辭鐵嶺詐僞昭然其以朕言諭之禍欲寇遼東使都軍相崔瑩李成桂繕兵西京成桂使千戶陳景屯艾州以糧不繼退師禍怒殺成桂之子成桂遣兵攻破王城囚禍及瑩而立禍之子昌 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藍玉捷奏至帝大喜賜敕褒勞比之衛青李靖又賜地保奴等鈔幣命有司給供具 初帝春秋寢高天下無事魏國曹國皆前卒意不欲諸將久典兵未有以發也湯和以間從容言臣犬馬齒長不堪復任驅策願得歸故鄉爲容棺之墟以待骸骨帝大悅立賜鈔治第中都並爲諸

明紀卷五

十四

公侯治第會和築城海上未暇也既聞中並海城工竣和還報命中都新第亦成六月甲辰和帥妻子陛辭賜黃金三百兩白金二千兩鈔三千錠綵幣四十有副夫人胡氏賜亦稱是並降璽書褒諭諸功臣莫得比焉和自是歲一朝京師 沐英言東川疆盛據烏山路作亂其地重關複嶺上下三百餘里入跡阻絕須以大兵臨之甲子傅友德爲征南將軍沐英陳桓爲左右副將軍帥師討東川叛蠻 或言藍玉私元主妃事帝怒妃慚懼自殺地保奴出怨言帝聞之曰朕嘗與儒臣議欲封之以盡待亡國之禮地保奴乃若是豈可使復居內地秋七月戊寅安置地保奴于琉球 吉水解縉爲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書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諭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當知無不言縉卽日上封事萬言略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三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略無可采陛下若喜其便于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關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書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歟又今六經殘闕禮記出於漢儒踏駁尤甚宜及時刪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世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稷契夷益伊

明紀卷五

五

尹傳說箕子太周公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樂之所肄官伎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易置闔寺執戟陞墀皆登吉士虎賁趨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樸居而土木之功勿起布墾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呪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箔

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勳勞甚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效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輕重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好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著趨而或布於朝省惟埋囂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鐻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綰組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

明紀卷五

六

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戶可封不難矣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神怪誕妄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姦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真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論眾以

神仙爲徵應也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其盈也好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果絲有稅旣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敕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

明紀卷五

七

之以里胥額設弓手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況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尙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內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恥進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

蒲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略無次序惟陛下垂察書奏帝稱其才縉嘗入兵部索卓隸語嫚尚書沈潛以聞帝曰縉以宥散自恣耶命改爲御史 安慶侯仇成有疾賜內醢手詔存問卒贈皖國公諡莊襄 改大寧都司爲北平行都指揮使司 八月癸丑徙澤潞民無業者墾河南北田賜鈔備農具復三年 丁卯藍玉師還大賚北征將士戊辰封孫恪爲全寧侯恪興祖之子也 凌漢與詹徽議論不合每面折徽徽銜之漢左遷刑部侍郎 御製八諭飭武臣一曰守邊將士撫軍以恩二曰邊境城隍務宜高深三曰修築城池葺理以漸四曰操練軍士習於閒暇五曰軍士頓舍勤於點視六曰體念軍士毋以加害七曰事機之會同僚盡心八曰沿海衛所嚴

明紀卷五

六

於保障 陳景來降帝問高麗亂敕遼東嚴守備遣人偵之

九月丙戌秦晉燕周楚齊湘魯潭九王來朝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擬天子戶科給事中卓敬乘間言京師天下視效陛下於諸王不早辨等威而使服飾與太子埒嫡庶相亂尊卑無序何以令天下帝曰爾言是朕慮未及此甚器重之 封濮英子興爲西涼侯 命沐英會征南將軍傅友德進討阿資英道過平夷以其山險惡宜駐兵屯守遂遷其民於卑午村畱神策衛千戶劉成將千人置堡其地後以爲平夷千戶所 更定屯田法凡衛係衝要都會及王府護衛以十之五屯田係衛所以五之四歲得糧五百餘萬石 冬十月丁未曹震葉昇分道討東川蠻平之俘獲五千餘人 脫古思帖木兒旣遁將依丞相咬住

於和林行至土刺河爲其下也速迭兒所襲眾復散獨與捏怯
來等十六騎備適咬住來迎欲共往依闊闊帖木兒大雪不得
發也速迭兒兵猝至縊殺之并殺天保奴於是捏怯來失烈門
等來降置之全寧衛 王禡請遜位於其子昌帝曰前聞其王
被囚此必成桂之謀姑俟之以觀變 十二月壬戌進封藍玉
涼國公玉長身赭面饒勇略有大將才中山開平旣沒數總大
軍多立功帝遇之厚寢驕蹇自恣多畜莊奴假子乘勢暴橫嘗
占東昌民田御史按問玉怒逐御史北征還夜叩喜峰關關吏
不時納縱兵毀關入帝聞之不樂又以元主妃事切責之初帝
欲封玉梁國公以是改爲涼國玉猶不悛 安南國相黎季犛
竊柄廢其主煒尋弑之立叔明子日焜 時安南歲貢方物帝

明紀卷五

九

念其民勞令三年一貢象犀之屬無獻 高惟善還朝言安邊
之道在治屯守而兼恩威屯守旣堅雖遠而有功恩威未備雖
近而無益今魚通九枝疆土及巖州雜道二長官司東鄰砮門
黎雅西接長河西自唐時吐蕃強盛寧遠安靖巖州漢民往往
爲彼驅入九枝魚通防守漢邊元初設二萬戶府仍與盤陀仁
陽置立寨柵邊民戍守其後各枝帥眾攻仁陽等柵及川蜀兵
起乘勢侵陵雅邛嘉等州洪武十年始隨砮門土酋歸附巖州
雜道二長官司自國朝設立迨今十有餘年官民仍舊不相統
攝蓋無統制之司次其猖獗因襲舊弊故也其近而已附者如
此遠而未附者何由而臣服且巖州寧遠等處乃古之州治苟
撥兵戍守就築城堡開墾山田使近者向化而先附遠者畏威

而來歸西域無事則供我徭役有事則使之先驅撫之既久則皆爲我用如臣之說其便有六通烏斯藏朵甘鎮撫長河西可拓地四百餘里得番民二千餘戶非惟黎雅保障蜀亦永無西顧憂一也番民所處老思岡之地土瘠人繁專務貿易販碣門烏茶蜀之細布博易羌貨以贍其生若於巖州立市則此輩衣食皆仰給於我焉敢爲非二也以長河西伯思東巴獵等八千戶爲外藩犄角其勢必固然後招徠遠者如其不來使八千戶近爲內應遠爲鄉導此所謂以蠻攻蠻制邊之善道三也天全六番招討司八鄉之民宜悉蠲其徭役專令蒸造烏茶運至巖州置倉收貯以易番馬比之雅州易馬其利倍之且於打煎爐原易馬處相去甚近而價增於彼則番民如蟻慕羶歸市必眾四也巖州既立倉易馬則番民運茶出境倍收其稅其餘物貨至者必多又魚通九枝蠻民所種水陸之田遞年無征若令歲輸租米并令軍士開墾大渡河兩岸荒田亦可供給戍守官軍五也碣門至巖州道路宜令繕修開拓以便往來人馬仍量地遠近均立郵傳與黎雅烽火相應庶可以防遏亂略邊境無虞六也從之

二十二年春正月丙戌改大宗正院爲宗人府以秦王棧爲宗令晉王桐燕王棣爲左右宗正周王橚楚王禎爲左右宗人

阿資等帥眾寇普安燒府治大肆剽掠傅友德帥兵擊之斬其營長普安土官普旦詣軍門降阿資倚崖壁爲寨乙未友德以精兵蹙之蠻眾皆緣壁攀崖墜死者不可勝數生禽一千三百

餘人阿資遁還越州 二月己未藍玉練兵四川兼督修城池
廣西都司建謙樓青州衛造軍器皆擅科民財沈潛請凡都
司衛所營作必都督府奏准官給物料毋擅役民違者治罪從
之壬戌禁武臣預民事時干戈甫息武臣暴橫數并文法至是
始戢潛力也帝嘗論政治之要在進賢退不肖潛因言君子常
少小人常多在上風厲之耳賢者舉而不仁者遠矣帝善其言
癸亥湖廣安福所千戶夏德忠誘九溪洞蠻爲寇葉昇同胡
海等討之潛兵出賊後掩擊禽德忠送京師誅之立永定九溪
二衛昇因畱屯襄陽 傅友德等追擊阿資敗之斬其黨五十
餘人阿資請降 三月庚午傅友德帥諸將分屯四川湖廣防
西南蠻 升普安軍民府爲軍民指揮使司 夏四月己亥徙

明紀卷五

三

江南民田淮南賜鈔備農具復三年 癸丑魏國公徐允恭開
國公常昇等練兵湖廣允恭後改名輝祖昇茂之弟也 元宗
室四大王者入匿山中其下逃散略盡窮蹙詣晉王府降甲寅
徙之軌羅 賜江西山東湖廣貧民鈔戶部請造小鈔自一十
文以至五十文以便民用從之遣御史按山東官匿災不奏者
河南巡按御史許珪言開封彰德旱請減夏稅詹徽以爲希
旨要譽請罪之帝曰御史能卹民隱達下情何罪卽命振貸蠲
其稅 置詹事院以唐鐸爲詹事食尙書俸如故未幾鐸致仕
五月辛卯置泰寧朵顏福餘三衛於兀良哈以元遼王阿札
失里爲泰寧衛指揮使塔賓帖木兒爲指揮同知脫魯忽察兒
爲朵顏衛指揮同知海撒男答奚爲福餘衛指揮同知各領其

眾以爲大寧聲援三衛地亘千餘里宋顏尤險而疆久之皆叛
去 秋七月傅友德等還 八月乙卯詔天下舉高年有德識
時務者 刑部言比年條例增損不一以致斷獄失當請編類
頒行俾中外知所遵守遂命翰林院同刑部官取比年所增者
以類附入爲卷凡三十爲條四百有六十名例律一吏律二曰
職制公式戶律七曰尸役田宅婚姻倉庫課程錢債市廛禮律
二曰祭祀儀制兵律五曰宮衛軍政關津廢牧郵驛刑律十一
曰盜賊人命鬪毆罵詈訴訟受贓詐僞犯姦雜犯捕亡斷獄工
律二曰營造河防爲五刑之圖二首圖五曰笞杖徒流死笞刑
杖刑徒刑各五流刑三死刑二又有總徒準徒安置遷徙口外
爲民充軍凌遲充軍凌遲非五刑之正故圖不列次圖七曰笞
杖訊杖柳柁索鑊皆有式又爲喪服之圖八養母繼母慈母皆
三年兄弟妻皆小功舅姑皆斬衰三年姨之子舅之子姑之子
不得相爲婚姻族親有犯視服等差定刑之輕重互爲容隱者
得遞減大惡有十曰謀反謀大逆謀叛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
不睦不義內亂雖常赦不原貪墨之賊有六曰監守盜常人盜
竊盜枉法不枉法坐贓當議者有八曰議親議故議功議賢議
能議勤議貴議賓 九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冬十一月丙寅
宣德候金鎮等練兵湖廣鎮朝興之子也 先是思倫發遣把
事招綱等來言往者逆謀皆由把事刀廝郎刀廝養所爲乞貸
死輸貢賦雲南守臣以聞乃遣通政司經歷楊大用齎敕往諭
以修臣禮償前日兵費倫發聽命己卯貢象馬白金方物謝罪

大用并令獻叛首刀廝郎等一百三十七人麓川平 海州同
知陳龔福故元御史大夫福壽之子也坐事當戍帝以其父死
節宥之擢爲太僕寺少卿 周王橐棄其國來鳳陽帝怒十二
月甲辰命徙之雲南尋罷徙畱居京師世子有燉理藩事 王
弼等練兵山西河南陝西 沐英入朝賜宴奉天殿賚予甚厚
遣還陛辭帝親拊之曰使我高枕無南顧憂者汝英也 是歲
改給事中爲元士又改爲源士尋復爲給事中 李成桂以王
禍本辛氏子其子不可爲王氏後乃廢昌別求王氏疏屬定昌
國院君瑤立之 黎季犛復弑其主日焜 捏怯來爲失烈門
所襲殺眾潰詔朵顏等衛招撫之來降者益眾

二十三年春正月丁卯晉王桐燕王棣帥師征元丞相咬住太

明紀卷五

五

尉乃兒不花命傅友德等以北平兵從燕王王弼等以山西兵
從晉王並聽節制 庚辰貴州蠻叛唐勝宗帥師討平之 乙
酉齊王禩帥護衛及山東徐邳諸軍從燕王棣北征 贛州山
賊復結湖廣洞蠻爲寇胡海充總兵官陳桓葉昇爲副將討平
之俘獲萬七千人 命唐勝宗往黃平平越鎮遠貴州諸處訓
練軍士提督屯田相機勦寇 諸軍之討阿資也江陰侯吳高
帥迤北降人以從至沅江眾叛由思州出荆楚道渭河欲遁歸
沙漠都督聶緯何福追擊及諸郵延盡殲之高良之子也 二
月國子監祭酒宋訥病甚子麟請歸私第叱曰時當丁祭敢不
敬耶祭畢昇歸舍而卒年八十帝悼惜自爲文祭之又遣官祭
於家爲治葬地文臣四品給祭葬自訥始 西番入寇四川燒

黑崖關蜀王椿請於朝遣都指揮瞿能隨藍玉出大渡河邀擊
戊申平之時諸王皆備邊練士椿獨以禮教守西陲造安車賜
長史陳南賓聞義烏王紳名聘至待以客禮詣講郡學知諸博
士貧分祿餼之月一石後爲定制紳禕之子也前代兩川之亂
皆內地不逞者鈎致諸番爲患有司私市蠻中物或需索啟爭
端椿請繪錦香扇之屬從王邸定爲常貨此外悉免宣索蜀人
由此安業日益殷富川中二百年不被兵革椿力也 癸亥河
決歸德州東南鳳池口逕夏邑永城發興武等十衛士卒與歸
德民併力築之罪有司不以聞者 晉王桐師至邊怯不敢進
燕王棣出古北口偵知乃兒不花營迤都山冒大雪馳進三月
癸巳師次迤都去敵一磧敵不知也先遣指揮觀童往觀童舊

明紀卷五

五

與乃兒不花善一見相持泣頤之大軍壓其營乃兒不花驚欲
遁觀童止之引見棣賜食慰諭遣還乃兒不花喜過望遂偕
咬住等來降棣獲其全部而還久之乃兒不花等以謀叛誅死

太師韓國公李善長年七十有七蒼不檢下嘗欲營第從湯
和假衛卒三百人和密以聞夏四月京民坐罪應徙邊者善長
數請免其私親丁斌等帝怒按斌斌故給事胡惟庸家因言存
義等往時交通惟庸狀會善長奴盧仲謙等告善長與惟庸通
賂遺交私語吉安侯陸仲亨家奴封帖木亦告仲亨與延安侯
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南雄侯趙庸與惟庸共謀不軌或又告善
長云將軍藍玉出塞至捕魚兒海獲惟庸通沙漠使者封績善
長匿不以聞於是御史交章劾善長帝發怒下仲亨等於獄窮

治黨與逮存義父子并捕封續鞠之 潭王梓英敏好學善屬文妃於氏都督顯女也顯與子寧夏指揮琥並坐胡惟庸黨梓不自安帝遣使慰諭且召入見梓大懼丙申與妃俱自焚死無子除其封 施南忠建二宣撫司蠻叛結寨於龍孔藍玉遣指揮徐玉將兵攻之閏月丙子禽宣撫覃大勝諸蠻退走玉復遣兵搜捕餘黨悉平 建京師外郭周一百八十里門十有六五月甲午遣諸公侯周德興王弼等還里賜金幣時諸勳貴稍僭肆帝頗嫉之以黨事緣坐者眾李新首建言公侯家人及儀從戶各有常數餘者宜歸有司帝是之悉發鳳陽隸籍爲民命禮部纂稽制錄嚴公侯奢侈踰越之禁於是郭英還佃戶輸稅湯和還儀從戶李景隆還莊田皆自新發之 李存義等獄具

明紀卷五

五

云惟庸有反謀使存義陰說善長善長驚叱曰爾言何爲者審爾九族皆滅已又使善長故人楊文裕說之云事成當以淮西地封爲王善長驚不許然頗心動惟庸又自往說善長猶不許居久之惟庸復遣存義進說善長歎曰吾老矣吾死汝等自爲之乃坐善長元勳國戚知道逆謀不發舉狐疑觀望懷兩端大逆不道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乙卯賜善長死并其妻女弟姪家口七十餘人誅之子祺已前卒臨安公主徙江浦祺子芳茂以公主恩得不坐芳爲畱守中衛指揮茂爲旗手衛鎮撫罷世襲陸仲亨唐勝宗費聚趙庸及滎陽侯鄭遇春宜春侯黃彬河南侯陸聚等皆坐惟庸黨誅死而已故濟寧侯顧時營陽侯楊璟淮安侯華雲龍靖海侯吳楨鞏昌侯郭興永城侯薛顯臨

江侯陳德六安侯王志汝南侯梅思祖宣德侯金朝興永嘉侯
朱亮祖南安侯俞通源亦皆追坐惟庸黨除其世爵時子敬亮
祖次子昱及思祖家及都督毛驥等坐死者甚眾驥之子也
帝手詔條列其罪傳著獄辭爲昭示姦黨三錄布告天下初仲
亨年十七爲亂兵所掠父母兄弟俱亡持一升麥伏草間帝見
之呼曰來遂從征伐至封侯帝嘗曰此我初起時腹心股肱也
及下獄帝曰朕每怪其居貴位有憂色又曰費聚曩使姑蘇不
稱旨朕嘗詈責遂欲反耶又歎曰使王濂在善長必不至此

詔在京官三年皆遷調著爲令以刑部尚書趙勉與戶部尚書
楊靖換官工部尚書秦逵與兵部尚書沈潛換官帝諭靖曰在
京獄囚卿等覆奏朕親審決猶恐有失在外各官所擬豈能盡

明紀卷五

三

當卿等當詳讞然後遣官審決靖承旨研辨多所平反帝嘉納
之嘗鞫一武弁門卒檢其身得大珠僚屬驚異靖徐曰僞也安
有珠大如此者乎碎之帝聞歎曰靖此舉有四善焉不獻朕求
悅一也不窮追投獻二也不獎門卒杜小人僥倖三也千金之
珠卒然而至略不動心有過人之智應變之才四也 六月乙
丑藍玉遣張龍平都勻散毛諸蠻龍尋以老疾請告 庚寅授
者民有才德知典故者官 以詹徽兼吏部尚書復以沈潛爲
兵部尚書秦逵爲工部尚書 秋七月壬辰河決開封西華諸
縣漂沒民舍遣使振萬五千七百餘戶 癸巳崇明海門風雨
海溢壞官民廬舍漂溺者眾遣官振之發民二十五萬築隄
八月壬申詔毋以吏卒充選舉 藍玉還益祿五百石詔還鄉

振河南北平山東水災 九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壬寅封
桑世傑子都督僉事敬爲徽先伯 湖廣饑孝感令請以預備
倉振貸冬十月己卯帝命行人馳驛往且諭戶部自今凡歲饑
先發倉庾以貸然後聞著爲令 甲申封張銓爲永定侯 十
一月癸丑免山東被災田租 十二月癸亥帝諭楊靖曰愚民
犯法如啗飲食設法防之犯者益眾推恕行仁或能感化自今
惟犯十惡并殺人者論死餘死罪皆令輸粟北邊以自贖 壬
申詔工部罷天下歲織文綺凡賞賚皆給絹帛如或匱乏就京
織造秦遼言造弓箭亦擾民帝命俱於京師後湖置局造之
永寧宣撫言所轄地水道有一百九十灘其江門大灘八十二
處皆石塞其流道梗不利詔曹震往疏鑿之 是歲航海侯張

明紀卷五

五

赫雄武侯周武並卒

明紀卷第六

皇古堂部補書虞衡司行禱饗 贈符銜靈慰戰國傳補書孫克家參訂

太祖紀六

起洪武二十四年辛未訖洪武三十一年戊寅凡八年

二十四年春正月戊申傅友德為征虜將軍王弼郭英副之備北平邊 丁巳免山東濟兗青登萊五府被水田租 三月戊

子朔日有食之 徐輝祖李景隆藍玉等備邊陝西 乙未葉

昇練兵甘肅 劉基之卒也帝以其長子璉為江西參政欲大

用之為胡惟庸黨所脅墮井死帝每歲召基次子璟與章溢子

允載葉琛子永道胡深子伯機入見便殿燕語如家人初基爵

止及身及窮治惟庸黨帝追念基功又憫基父子皆為惟庸所

厄命璟襲父爵璟言有長兄子庶在帝大喜命庶襲封誠意伯

明紀卷六

以璟為闔門使諭之曰考宋制闔門使即禮儀司朕欲汝朝夕

左右以宣達為職不特禮儀也璟論說英侃喜談兵嘗與燕王

棣弈棣曰卿不少讓耶璟正色曰可讓處則讓不可讓者不敢

讓也棣默然 夏四月辛未封皇子梅為慶王權寧王梗岷王

穗谷王松韓王模藩王楹安王楳唐王棟郢王櫜伊王 癸未

燕王棣督傅友德諸將出塞征哈者舍利追元遼王軍甫行友

德遽令班師敵不設備因潛師深入至黑嶺大破敵眾而還

河水暴溢決原武黑洋山東經開封城北又東南由陳州項城

太和潁州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賈魯河故道遂

淤又由舊曹州鄆城兩河口漫東平之安山元會通河亦淤

五月戊戌漢衛谷慶寧岷六王練兵臨清 六月己未詔廷臣

參考歷代禮制更定冠服居室器用制度帝以學校爲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更易之命秦達製式以進凡三易其製始定 甲子久旱錄囚 秋七月庚子徙富民實京師 辛丑免畿內官田租之半 東川侯胡海卒 帝以秦王棧多過失八月乙卯召還京師乙丑皇太子巡撫陝西初帝營中都御史胡子祺上言天下形勝地可都者四河東地勢高控制西北堯嘗都之然其地苦寒汴梁襟帶河淮宋嘗都之然其地平曠無險可憑洛陽周公卜之周漢遷之然嵩邱非有殺函終南之阻漣澗伊洛非有涇渭灞澆之雄夫據百二河山之勝可以聳諸侯之望舉天下莫關中若也帝稱善至是諭太子曰天下山川惟秦地號爲險固汝往以省觀風俗慰勞秦父老子弟於是

明紀卷六

二

擇文武諸臣以從仍申諭以宿頓聞 元諸王兀納失里居哈梅里西域回紇來貢者多爲所遏有從他道來者又遣兵邀殺之帝聞之怒乙亥命都督僉事劉眞宋晟討之其地去肅州千餘里晟令軍中多具糧糗倍道疾馳乘夜直抵城下四面圍之其知院岳山夜縋城降黎明金鼓聲震地闔城股栗兀納失里驅馬三百餘匹突圍而出官軍爭取其馬兀納失里帥家屬乘間遁去眞等攻破其城斬幽王別兒怯帖木兒國公省阿桑爾只等一千四百人獲王子別列怯收其部落輜重以歸自是番戎懾服 西域別失八里入貢九月乙酉遣主事寬徹等以書諭其王黑的兒火者曰曩者有宋失政天監否德於是命元世祖肇基朔漠入統中華生民賴以安靖七十餘年至於後嗣不

修國政任用非人紀綱盡弛民生嗟怨天用是革其命屬之於朕朕躬主黔黎凡諸亂雄違命者兵偃之順命者德撫之三十年閒諸夏奠安外藩賓服惟元臣蠻子哈刺章等尙帥殘眾生釁寇邊興師致討勢不容已兵至捕魚兒海故元諸王駙馬帥其部屬來降有撒馬兒罕數百人以貿易來者命官護歸已三年矣使者還王卽遣使來貢朕甚嘉焉王其益堅事大之誠通好往來使命不絕豈不保國於悠久乎徹等至黑的兒火者以無厚賜拘留之黑的兒火者亦元諸王也倭寇雷州遂溪縣雷州衛百戶李玉鎮撫陶鼎戰死事聞皆官其子冬十月丁巳免北平河閒被水田租南豐典史馮堅上書言九事一曰養聖躬請清心省事不與細務以爲民社之福二曰擇老成諸

明紀卷六

三

王年方壯盛左右輔導願擇取老成之臣出爲王官使直言正色以圖匡救三曰攘要荒請務農講武屯戍邊圉以備不虞四曰勵有司請得廉正有守之士任以方面旌別屬吏具實以聞而黜陟之使人勇於自治五曰褒祀典請敕有司采歷代忠烈諸臣追加封諡俾末俗有所興勸六曰省宦寺晨夕密邇其言易入養成禍患而不自知請裁去冗員可杜異日陵替之弊七曰易邊將假以兵柄久在邊圉多致縱佚請時遷歲調不使久居其任不惟保全勳臣實可防將驕卒惰內輕外重之漸八曰訪吏治廉幹之才或爲上官所忌僚吏所嫉上不加察非激勸之道請廣布耳目訪察廉貪以明黜陟九曰增關防諸司以帖委胥吏俾督所部輒加筆楚害及於民請增置勘合填寫差遺

事訖繳報庶所司不輕發以病民而庶務亦不至曠廢書奏帝稱其知時務達事變又謂侍臣曰堅言惟調易邊將則未然邊將數易則兵力勇怯敵情出沒山川形勝無以備知誠得趙充國班超者又何取數易爲哉乃擢堅左僉都御史在院頗持大體踰年卒於任十一月甲午五開蠻叛都督僉事茅鼎討平之庚戌皇太子還京師獻陝西地圖遂病病中上言經略建都事又爲秦王棟解先是晉王桐在國亦多不法或告有異謀帝大怒欲罪之太子力救得免至是桐隨來朝救歸藩桐自是折節待官屬皆有禮更以恭慎聞辛亥振河南水災十二月庚午周王橐復國阿資復叛何福爲平羌將軍帥師進討屢敗賊眾會連月淫雨水溢阿資援絕辛巳降福擇曠地列柵

明紀卷六

四

以置其眾西南有木芙蓉賊常出沒處復調普安衛官軍置靈越堡鎮之是年天下郡縣賦役黃冊成計戶千六十八萬四千四百三十五丁五千六百七十七萬四千五百六十一占城入貢以其國有篡逆事卻之虞部郎中王國用上言李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勳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與惟庸猶子之親耳於陛下則親子女也使善長佐惟庸成不過勳臣第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尙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當元之季欲爲

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能保首領者幾何人哉善長胡乃身見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爲此者必有深讎激變大不得已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親無纖芥嫌何苦而忽爲此若謂天象告變大臣當災殺之以應天象則尤不可天下聞之謂功如善長且如此四方因之解體也今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帝得書竟不加罪書解縉所草也縉又爲同官夏長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縉父開至帝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十年來大用未晚也縉遂罷官家居曹震至瀘州按視有支河通永寧乃鑿石削崖令深廣以通漕運又開陸路作驛舍郵亭駕橋立棧自茂州一

明紀卷六

五

道至松潘一道至貴州以達保寧先是行人許穆言松州地磽瘠不宜屯種戍卒三千糧運不給請移戍茂州俾就近屯田帝以松州控制西番不可動至是運道旣通松潘遂爲重鎮二十五年春正月戊子周王橐來朝庚寅河決陽武汜水陳州中牟原武封邱祥符蘭陽陳畱通許太康扶溝杞十一州縣有司具圖以聞發民丁及安吉等十七衛軍民塞之免被水田租何福與茅鼎會兵徇五開未行畢節諸蠻復叛大掠屯堡殺吏士福令畢節諸衛嚴備而檄都督陶文等從鼎擣其巢禽叛酋僂之分兵盡捕諸蠻建堡設戍乃趨五開辛丑宥見繫死囚四百四十八人令還鄉里備資輸粟北邊贖罪壬寅晉王桐燕王棣楚王楨湘王柏來朝二月戊午召李景隆等還

京師葉昇等練兵河南及臨鞏甘涼延慶 茅鼎等平五開蠻
何福請因兵力討水西奢香不許 庚辰詔天下衛所軍以十
之七屯田 三月癸未馮勝等十四人分理陝西山西河南諸
衛軍務 庚寅改封豫王桂爲代王漢王楨爲肅王衛王植爲
遼王 夏四月壬子藍玉追逃寇祁者孫遂略西番罕東之地
癸丑建昌衛指揮月魯帖木兒叛合德昌會川迷易柏興叩
部并西番土軍萬餘人殺官軍掠屯牛燒營屋劫軍糧帥眾攻
城指揮使安的以所部軍出戰敗之斬八十餘級賊退屯阿宜
河轉攻蘇州指揮僉事魯毅帥精騎出西門擊之賊眾大集毅
且戰且卻復入城拒守賊圍城毅乘閒遣壯士入賊營斫賊賊
乃驚遁 丙子皇太子標薨帝御東閣門召對羣臣慟哭翰林

明紀卷六

六

學士劉三吾進曰皇孫世適承統禮也禮官議期喪請以日易
及當除服帝不忍禮官再請始釋服視朝太子爲人友愛秦晉
諸王數有過輒調護之帝初撫李文忠沐英等爲子或以事督
過之太子輒告高后爲解其仁慈天性然也嘗令宮臣傅藻等
編春秋本末三十卷 戊寅聶緯及都督徐司馬瞿能等討月
魯帖木兒俟藍玉還並聽節制 五月辛巳藍玉至罕東宋晟
徇阿真川土酋哈答等遁去玉遂趨建昌 己丑振陳州原武
水災 六月戊午封俞通淵爲越巂侯通源旣坐黨帝念廷玉
通海功故有是命 西平侯沐英聞皇太子薨哭極哀初高皇
后崩英哭至嘔血至是感疾丁卯卒於鎮年四十八軍民巷哭
遠夷皆爲流涕歸葬京師追封黔寧王諡昭靖英沈毅寡言笑

好賢禮士撫卒伍有恩未嘗妄殺在雲南百務具舉簡守令課農桑墾田至百萬餘畝滇池隘浚而廣之通鹽井之利以來商旅辦方物以定貢稅視民數以均力役疎節閭目民以便安

以甯正爲左都督鎮雲南 秋七月庚辰秦王棧復國 癸未瞿能帥各衛兵至雙狼寨禽僞千戶段太平等賊眾大潰月魯帖木兒敗遁能督兵追捕攻托落寨拔之轉戰而前進至打沖河三里所與月魯帖木兒遇大戰又敗之俘其眾五百餘人溺死者千餘官軍入德昌能遂調指揮同知徐凱分兵入普濟州搜捕復駕橋於打沖河遣指揮李華引兵追托落寨餘孽進至水西斬賊把事七人其截路寨土蠻長沙納的皆中矢死能還攻天星臥漂諸寨皆克之先後俘斬千八百餘人月魯帖木兒

明紀卷六

七

遁入柏輿州 高麗李成桂威權日甚王瑤慮禍及己與近臣圖之事泄成桂遂廢瑤自立徙瑤於原州王氏自五代後唐時傳國數百年至是絕 奇嵐州學正吳從權山陰縣教諭張桓給由至京帝召問民間疾苦皆言職在課士民事無所與帝怒曰宋胡瑗爲蘇湖教授其教兼經義治事漢賈誼董仲舒皆起田里敷陳時務唐馬周不得親見太宗且教武臣言事今旣集朝堂朕親詢問俱無以對志聖賢之道者固如是乎命竄之遠方榜示天下學校以爲鑒戒 八月己未江夏侯周德興坐事

誅 丁卯馮勝傅友德帥常昇等分行山西籍民爲軍立衛屯

田築東勝城於河州東受降城之東設十六衛與大同相望

初賜勳臣公侯丞相以下莊田多者百頃諸王千頃又賜公侯

暨武臣公田又賜百官公田以租入充祿指揮沒於陳者皆賜公田勳臣莊佃多倚威扞禁帝每召諸臣戒諭之甲戌給公侯歲祿歸賜田於官又更定百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以下遞減至未入流月三十石俱米鈔本折兼支自後爲永制丙子靖寧侯葉昇坐胡惟庸黨誅昇藍玉姻也玉敗復連及以故名隸兩黨云 九月庚寅立孫允炊爲皇太孫太子第二子也居喪毀瘠帝撫之曰而誠仁孝顧不念我乎 初帝命太子省決章奏太子性仁厚於刑獄多所減省至是以命太孫太孫亦佐以寬大帝授以大明律諭曰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卽註寬卹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會其意可也太孫請更定畸重者五條帝覽而善之太孫

明紀卷六

八

又請曰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條復諭曰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也帝嘗大怒有所誅譴退朝太孫進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是或一道也帝意解邏者獲盜七太孫目之言於帝曰六人者盜其一非是訊之果然帝問何以知之對曰周禮聽獄色聽爲先此人眸子瞭然顧視端詳必非盜也帝喜曰治獄貴通經信哉 工部尙書秦逵坐事自殺 詔求精曉曆數之士數往知來試無不驗者爵封侯太學生山東周敬心上疏極諫略曰臣聞國祚修短在德厚薄不在曆數三代而下最久莫如漢唐宋最短莫如秦隋五代其久也以有道其短也以無道陛下膺天眷命救亂誅暴然神武威斷則有餘寬大忠厚則不足陛

下若效兩漢之寬大唐宋之忠厚講三代所以有道之長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之孤方小道之人臣又聞陛下連年遠征出北沙漠爲恥不得傳國璽耳昔楚平王時琢卞和之玉至秦始名爲璽歷代遞嬗以迄後唐治亂興廢皆不在此石敬瑭亂潞王攜以自焚則秦璽固已毀矣敬瑭入洛更以玉製晉亡入遼遼亡遺於桑乾河元世祖時扎刺爾者漁而得之今元人所挾石氏璽耳昔者三代聖王不知有璽天下治安享國長久秦始制璽不旋踵而亡故曰聖人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陛下奈何忽天下之大璽而求漢唐宋之小璽耶方今戶口雖多而勞民已甚倉廩雖實而民窮者多教化薄而民不悅法度嚴而民不從昔汲黯言於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明紀卷六

九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今國則願富兵則願強城池則願高深宮室則願壯麗土地則願廣人民則願眾於是多取軍卒廣籍資財征伐不休營造無極如之何其可也臣又見洪武十二年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逮官吏積年爲民害者二十三年大戮官民妄立罪名不分臧否其中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偶入詿誤之中者昔秦隋元魏好殺不已至於滅絕漢時誤殺一孝婦東海枯旱三年今四方水旱連年見告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疏入報聞方孝孺以薦召至帝曰今非用孝孺時除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學不倦蜀王椿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陳說道德椿尊以殊禮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李成桂遣使以國都評議司表來請命帝以

高麗僻處東隅非中國所治令禮部移諭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不啟邊釁使命往來實爾國之福我又何誅旣成桂請更國號帝命仍舊號曰朝鮮成桂後更名旦 冬十月乙亥沐春襲封西平侯鎮雲南英長子也 藍玉帥兵至柏興州十一月甲午遣百戶毛海以計誘致月魯帖木兒并其子胖伯縛送京師誅之盡降其眾因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番松茂碉黎當土番出入之地馬湖建昌嘉定俱爲要道宜增置屯衛報可復請籍民爲兵討朵甘百夷不許命班師 十二月甲戌馮勝傅友德兼太子太師藍玉兼太子太傅餘兼官有差 閏月戊戌馮勝爲總兵官傅友德副之練兵山西河南兼領屯衛 戶部尚書趙勉坐贓下獄誅死勉劉三吾壻也三吾引退許之未幾復爲

明紀卷六

十

學士 徵安陸知州余彥誠下吏以徵稅愆期故也州民楊么等伏闕乞畱帝賜宴遣還么等亦與宴時帝操重典繩羣下守令坐小過輒逮繫其部民走闕下乞畱旋遣還且加賞賚有因以超擢者 是冬大寒修河役遂罷 曹震請於雲南大寧境就井煮鹽募商輸粟以贍邊又令商入粟雲南建昌給以重慶綦江市馬之引又請蠲馬湖通租又施州衛軍儲仰給湖廣溯江險遠請以重慶粟順流輸之皆報可震在蜀久諸所規畫並極周詳蜀人德之

二十六年春正月戊申免天下耆民來朝 都督僉事徐司馬討越稽還至成都卒司馬好文學性謙厚所至撫循士卒甚得眾心在河南尤有惠政戰勦不及何文輝而雅量過之並稱賢

將 二月丁丑晉王桐統山西河南軍出塞召馮勝傅友德常昇王弼等還 涼國公藍玉之在軍也擅黜陟將校進止自專帝數譙讓及兼太子太傅玉不樂居宋穎兩公下曰我不堪太師耶比奏事多不聽益怏怏乙酉錦衣衛指揮蔣瓛告玉謀反下吏鞫訊獄辭云玉同景川侯曹震鶴慶侯張翼舳艫侯朱壽東莞伯何榮及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友文謀爲變將以帝出耕藉日舉事獄具族誅之列侯以下坐黨夷滅者普定侯陳桓東平侯韓勳懷遠侯曹興全寧侯孫恪宣寧侯曹泰西涼侯濮輿東川侯胡玉徽先伯桑敬都督黃輅湯泉馬俊王誠聶緯王銘許亮謝熊汪信蕭用楊春張政祝哲陶文茅鼎其餘不可勝數於是勇力武健之士芟夷略盡罕有存者榮眞之子勳政之

明紀卷六

十一

子泰良臣之子玉海之子也初郭興季弟德成性通敏嗜酒兩兄積功至列侯而德成止驍騎舍人帝以寧妃故欲貴顯之辭曰臣性耽麴蘖庸闇不能事事位高任重不治上殆殺我人生貴適意但多得錢飲醇酒足矣帝稱善寵遇益厚嘗侍宴後苑醉匍匐脫冠謝帝顧見德成髮種種笑曰醉風漢髮如此非酒過耶德成仰首曰臣猶厭之盡雜始快帝默然德成醒大懼遂剃髮衣僧衣唱佛不已帝謂寧妃曰始以汝兄戲言今實爲之眞風漢也及黨事起坐死者相屬德成竟得免 蜀王椿來朝重定諸王見東宮儀朝見後於內殿行家人禮以諸王皆尊屬也時諸王多擁重兵不法太孫嘗坐東角門與伴讀修撰黃子澄慮之子澄對曰諸王護衛兵纔足自守儻有變臨以六師其

誰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底亡滅大小强弱勢不同而順逆之
理異也太孫是之 己丑頒逆臣錄於天下凡列名者一公十
三侯二伯云 三月辛亥代王桂帥護衛兵出塞聽晉王節制
耿炳文練兵陝西 丙辰馮勝傳友德備邊山西北平其屬
衛將校悉聽晉王燕王節制庚申詔二王軍務大者始以聞時
帝念邊防甚且欲諸子習兵事諸王封並塞居者皆預軍務而
桐與棟尤被重寄寧王權就藩大寧在喜峰口外古會州地東
連遼左西接宣府爲巨鎮帶甲八萬革車六千所屬朵顏三衛
騎兵皆驍勇善戰權會諸王出塞以善謀稱 會寧侯張溫
以居室器用僭上獲罪壬戌坐藍玉黨誅死 夏四月乙亥孝
感饑遣使乘傳發倉貸之諭戶部曰歲荒民饑必俟奏請道途

明紀卷六

七

往返遠者動經數月民之饑死者多矣自今遇歲饑先貸後聞
著爲令 戊子周王橚來朝 庚寅旱詔羣臣直言得失省獄
囚令天下郡縣以雨澤之數聞 黎季犛之弑其主煒也仍以
煒名入貢朝廷不知而納之及是始覺丙申命廣西守臣絕其
朝貢季犛懼 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赴吏部
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
遭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繁數曠官廢事
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憂外其餘期喪不許奔赴但
遣人致祭從之 吏部主事翟善署部事善明於經術奏對合
帝意帝曰善雖年少氣宇恢廓他人莫及也欲爲營第於鄉善
辭又欲除其家成籍善曰成卒宜增豈可以臣破例帝益以爲

賢 六月遼東都指揮使司奏朝鮮國招引女直五百餘人潛渡鴨綠江欲入寇乃遣使敕諭示以禍福高麗王旦懼上表陳謝并械送逋逃軍民三百八十餘人至遼東 秋七月甲辰朔日有食之 戊申選秀才張宗濬等隨詹事府官分直文華殿侍皇太孫 八月秦晉燕周齊五王來朝 九月癸丑代肅遂慶寧五王來朝 詔曰藍賊爲亂謀泄族誅者萬五千人自今胡黨藍黨概赦不問 東宮缺官命廷臣舉孝弟敦行者工部尙書嚴震直以浦江鄭氏對帝曰朕素知鄭更聞其里王氏亦倣鄭氏家法可用以勵天下乃徵兩家子弟年三十以上者悉赴京擢鄭濟爲春坊左庶子王勲爲右庶子又以秦州教諭門克新爲左贊善克新秩滿來朝召問經史及政治得失直言無隱故擢之 冬十月丙申擢國子監生劉政龍鐔等爲行省布政按察兩使及參政參議副使僉事等官 十二月頒永鑑錄於諸王 是歲李新督有司開騰脂河於溧水以通浙漕免丹陽輸輓及大江風濤之險民甚便之 郁新爲戶部尙書夏原吉爲主事新重原吉才諸曹事悉委任焉有劉郎中者忌之會新劾諸司僉事者帝欲宥之新持不可帝怒問誰教若新頓首曰堂後書算生帝乃下書算生於獄劉郎中遂言教尙書者原吉也帝曰原吉能佐尙書理部事汝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

二十七年春正月辛酉李景隆爲平羌將軍鎮甘肅 初帝選耆民運鈔糴米以備振濟卽令掌之謂之預備倉議者以粟藏

久致腐宜貸於民而收其新者是月遣使發倉穀貸貧民 三
月辛丑徐輝祖及安陸侯吳傑備倭浙江傑復之子也 庚戌
課民樹桑棗木棉 甲子以四月底平命工部收兵甲裹而藏
之示不復用 帝觀蔡氏書傳象緯運行與朱子詩傳相悖其
他註與鄱陽鄒季友所論有未安者夏四月徵致仕國子監博
士錢宰助教靳權編修張美和訓導蕭岐等訂正之又集諸家
之說足其未備命劉三吾總其事書成賜名書傳會選頒行天
下 五月安南遣使由廣東入貢帝怒遣官詰責卻其貢黎季
犛益懼 秋八月甲戌吳傑張銓帥致仕武臣備倭廣東 乙
亥諭工部陂塘湖堰可蓄洩以備旱潦者皆因其地勢修治之
遣國子監生及人材分行天下督吏民修水利 丙戌階文軍

明紀卷六

西

亂甯正爲平羌將軍討之 九月徐輝祖節制陝西沿邊諸軍
廣州左衛都指揮同知花茂上言廣東南邊大海姦宄出沒
東莞筍岡諸縣連逃蠻戶附居海島遇官軍則詭稱捕魚遇番
賊則同爲寇盜飄忽不常難於訊詰不若籍以爲兵庶便約束
又請設沿海依山廣海碣石神電等二十四衛所築城浚池收
集海島隱料無籍等軍仍於山海要害地立堡屯軍以備不虞
皆從之 山東有司言日照民江伯兒母病割脇肉以療不愈
禱於岱嶽神願殺子以祀而母瘳竟殺其三歲兒帝大怒曰父
子天倫至重今小民無知乃滅絕倫理如此命逮伯兒杖之百
遣戍海南因命禮部定旌表孝行事例尙書任亨泰議曰人子
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醫藥籲禱迫切之情所

得爲也卧冰割股事非恆經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爲甚儻因此而致墮宗絕祀不孝尤大宜嚴行戒諭其必不得已而卧冰割股者亦聽其所爲不在旌表之例制曰可 寰宇通衢書成凡天下道里之數東距遼東都司東北至三萬衛西極四川松潘衛南距雲南金齒南踰廣東崖州東南至福建漳州府北暨北平大寧衛西北至陝西甘肅縱一萬九百里橫一萬一千七百五十里四裔之驛不與

置四川行都指揮使司治建昌衛 冬十一月乙丑潁國公傅友德賜死友德嗜啞跳盪身膏百死自偏裨至大將每戰必先士卒故所至立功子忠尙壽春公主女爲晉世子濟熸妃帝以公主故錄其孫彥名爲金吾衛千戶 阿資復叛沐春曰此賊

明紀卷六

五

積年遺誅者以與諸土酋姻婭輾轉亡匿今悉發諸酋從軍糜繫之而多設營壘制其出入授首必矣與何福帥兵趨越州營於城北遣壯士伏於歧路以羸卒挑戰賊悉眾出伏起大敗之阿資脫身遁 藍玉之誅也傅友德內懼定遠侯王弼謂友德曰上春秋高旦夕且盡我輩奈何語聞於帝十二月乙亥賜弼死是歲永平侯謝成亦坐事死

二十八年春正月階文寇平甯正以兵從秦王棖征洮州叛番番懼而降 阿資亡山谷中沐春使人結曲靖土官千戶阿保張琳訶知所在樹壘斷其糧道賊困甚何福潛引兵屯赤富鋪遣百戶張忠等擣賊巢遂禽阿資並誅其黨二百四十人越州平 是月晉王橐周王橐帥山西河南諸衛軍出塞築城屯田

燕王棣帥總兵官周興出遼東奉 時元功宿將相繼略盡宋國公馮勝功最多數以細故失帝意嘗築稻場瘞甌其下以碌碡碾之取其鞵鞞聲走馬其旁以爲樂有樊父者勝兄國用妻家也有所干索於勝勝不予遂告勝家居不法場下悉瘞兵器二月丁卯帝召勝賜之酒是夕暴卒諸子皆不得嗣 己丑諭戶部編民百戶爲里婚姻死喪疾病患難富者助財貧者助力春秋耕穫通力合作以教民睦 三月秦王棣薨諡曰愍妃王氏殉元河南王擴廓帖木兒之妹也 谷王橈就藩宣府以劉璟爲左長史 六月壬申詔諸土司皆立儒學 周興及宋晨等自開原至忽刺江部長西陽哈通興等追之辛巳至甫答迷城不及而還 己丑御奉天門諭羣臣曰朕起兵至今四十餘

明紀卷六

六

年灼見情僞懲創奸頑或法外用刑本非常典後嗣止循律與大誥不許用黥刺荆劓鬲割之刑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又曰朕罷丞相設府部都察院分理庶政事權歸於朝廷嗣君不許復立丞相臣下敢以請者置重典皇親惟謀逆不赦餘罪宗親會議取上裁法司祇許舉奏毋得擅逮勒諸典章永爲遵守

常茂之謫龍州也土官知州趙帖堅卒從子宗壽襲職帖堅妻黃氏以愛女與茂爲小妻而持土官印不出與長婿太平州土官李圓泰及茂其擅州事數陵逼宗壽會茂病卒宗壽以計取土官印黃使人告宗壽擄掠與圓泰劫茂妾往太平盡掠趙氏祖父官誥諸物又欲併取龍州之地乃自至京告宗壽從子不應襲宗壽亦上章言狀帝命宗壽勿問下吏議黃及圓泰罪旣

而以遠蠻俱釋之或構蜚語謂茂實未死宗壽所言皆妄帝怒責宗壽獻茂自贖如茂果死卽親帥大小頭目至京具陳其實又命致仕尙書唐鐸往諭宗壽久不至廣西布政司言其拒命又言南丹奉議等蠻梗化秋八月丁卯都督楊文爲征南將軍指揮韓觀及宋晟爲副帥師討龍州吳傑及江陰侯吳高俱從征觀成之子高良之子也 戊辰信國公湯和卒年七十追封東甌王諡襄武和晚年益爲恭慎入聞國論一語不敢外泄賸妾百餘病後悉資遣之所得賞賜多分遺鄉曲見布衣時故交遺老歡如也時諸功臣先後麗法稀得免者和獨享壽考以功名終 辛巳唐鐸言常茂實病死趙宗壽亦伏罪來朝詔楊文移兵征奉議南丹諸州叛蠻仍命鐸參軍事 九月丁酉免畿

明紀卷六

七

丙山東秋糧 庚戌頒皇明祖訓條章於中外後世有言更祖制者以姦臣論 閏月翟善坐事降宣化知縣 冬十月師至奉議州蠻寇聞官軍至悉焚廬舍走山谷據險自固楊文督將士屢攻破之復調參將劉真等分兵攻南丹左副將軍韓觀等討都康向武富勞上林諸州縣破其更吾蓮花大藤峽等寨斬向武土官黃世鐵十一月乙亥諸蠻悉平唐鐸會諸將相度形勢請設奉議衛及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處守禦千戶所鎮以官軍皆報可 先是安南復詭詞入貢帝不欲勞師遠征乃納之及大軍出帝命任亨泰及監察御史嚴震直使安南諭以討趙宗壽之故令陳日焜慎守邊境毋助逆毋納叛人又遣前尙書楊靖諭令輸米八萬石饗軍黎季犛輸一萬石饋金于

陟一萬兩言龍州陸道險遠請運至憑祥洞靖不可令輸一石於海江因劾李聲觀望時已移兵征向武諸蠻乃令輸萬石而免其所饋金銀 十二月壬辰詔河南山東桑棗及二十七年後新墾田毋徵稅 是冬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 是年崇山侯李新坐事誅

二十九年春二月癸卯征虜前將軍胡冕討郴桂蠻平之 寧王權言近者騎兵巡塞見有脫輻遺於道上恐有邊警辛亥命燕王棣選精騎巡大寧全寧沿河南北蹤跡所在掩擊之周世子有燉帥師巡北平關隘 三月辛酉楚王楨湘王柏來朝 甲子燕王棣敗元兵於徹徹兒山禽其將孛林帖木兒等數十人追至兀良哈秃城遇哈刺兀又戰敗之乃還 以漢儒董仲

明紀卷六

六

舒從祀孔子廟廷罷楊雄從祀從行人司副楊砥之言也 秋八月丁未免應天太平五府今年田租 初同州王朴爲吏科給事中以直諫忤旨罷復起御史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彊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曰汝其改乎對曰陛下不以臣爲不肖擢官御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御史朴也竟戮死 九月乙亥召致仕武臣二千五百餘人入朝大賚之各進秩一級 冬十二月思明土官黃廣成言自元設思明總管府所轄左江州縣東上思州南銅柱爲界元征交阯去銅柱百里立永平寨萬戶府置兵戍守令交人給其軍元季喪

亂交人攻破永平寨越銅柱二百餘里侵奪思明屬地邱温如
嵒慶遠淵脫等五縣逼民附之以是五縣歲賦皆土官代輸乞
敕安南還臣舊封帝許之命行人陳誠呂讓往諭安南 是年
罷大理寺

三十年春正月甲戌耿炳文爲征西將軍郭英副之巡西北邊
丁卯置行太僕寺於山西北平陝西甘肅遼東設少卿丞擇
致仕指揮千百戶爲之定牧馬草場 己巳楊文屯田遼東初
遼王植就藩廣寧以宮室未成暫駐大凌河北樹柵爲營及是
乃命文繕治之增其雉堞以嚴邊衛復圖西北沿邊要害示植
與寧王權西自寧夏河西察罕腦兒東抵鴨綠江北至大漠凡
荒曠地非軍民屯種者聽諸王駙馬放牧往來以時練兵防寇

明紀卷六

九

沔縣人高福興與田九成僧李普治謀爲亂教諭王樸知之
言於漢中衛衛發兵捕普治獲之次陽平關之土門賊大集逆
戰官軍敗賊遂入略陽殺知縣呂昌焚徽州殺學正顏敘彬陝
蜀番民皆響應詔耿炳文移兵討之 遣官諭黑的兒火者曰
前遣寬徹往爾國通好何故至今不返吾於爾國未嘗拘畱一
人近年回回入境令於中國互市俟徹歸放還而諸人言有父
母妻子吾念其至情悉縱遣之今使使諭爾俾知朝廷德意毋
梗塞道路致啟兵端徹乃得還 水西蠻叛二月庚寅都督僉
事顧成爲征南將軍討之 初廣東歲運鹽八十萬餘引於廣
西召商中買所運纔十之一嚴震直請分三十萬餘引貯廣東
募商入粟廣西之糧衛所而支鹽鬻之江西之南安贛州吉安

臨江四府從之廣鹽行於江西自此始 會試天下舉人劉三
吾偕紀善白信蹈主考取泰和宋琮等五十一人北士無預者
三月殿試閩縣陳郊第一賜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庚辰古州
上婆洞蠻林寬作亂犯龍里守禦所燒門急攻千戶吳得鎮撫
井孚開門奮擊皆戰死寬遂犯新化穿至平茶千戶紀達帥壯
士禦之突陳殺數人以槍橫挑一人擲之流矢中臂拔矢復戰
賊驚曰是平茶紀蒙即始遁去蒙蠻語謂官也 刑部署尙書
夏恕都察院署左僉都御史司中等請改反逆律從漢法夷三
族帝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漢仍秦舊其法太重卻其奏
不行 古州蠻復熾夏四月己亥都指揮齊讓爲平羌將軍討
之 壬寅顧成會何福平水西蠻斬其首居宗必登 五月壬

明紀卷六

三

子朔日有食之 乙卯命楚王楨帥師湘王柏爲副討古州蠻
諸生言劉三吾等主會試有私帝怒命侍講張信等復闕不
稱旨或言信等故以陋卷進呈三吾等實屬之帝益怒悉誅信
蹈及信郊等三吾琮皆遣戍帝親閱諸卷取任伯安等六十一
人皆北士六月復殿試擢韓克忠第一時謂之南北榜 時茶
禁方嚴駙馬都尉歐陽倫數遣私人販茶出境所至繹騷家奴
周保者尤橫呼有司科民車至數十輛大吏不敢問過河橋巡
檢司捶辱司吏吏不堪以聞帝大怒己酉賜倫死保等皆伏誅
秋七月左都御史楊靖賜死靖公忠有智略善理繁劇治獄
明察而不事深文坐爲鄉人改訴冤狀爲御史所劾觸帝怒至
死年三十八時論惜之 致仕兵部尙書唐鐸卒於京師命有

司護其喪歸葬 八月丁亥河決開封城三面受水詔改作倉庫於滎陽高阜以備不虞 甲午李景隆爲征虜大將軍練兵河南 九月庚戌耿炳文禽高福興并其黨悉誅之宥脅從者四千餘人爲軍 初麓川俗不好佛有僧至自雲南善爲因果報應之說思倫發信之又有金齒戍卒逃入其境能爲火銃火礮思倫發喜其技能俾繫金帶與僧俱位諸部長上部長刀幹孟等不服遂與其屬叛攻騰衝戊辰思倫發挈其家走雲南沐春送之京師 古州蠻久未平楚王禎請饗三十萬又不親蒞軍帝詰責之命城銅鼓衛乙亥楊文爲征虜將軍代齊讓未幾讓禽林寬送京師誅之 冬十月戊子以遼東軍饗羸羨第令遼軍屯種其地而罷海運 辛卯耿炳文練兵陝西 乙未重建國子監先師廟成 十一月癸酉沐春爲征虜前將軍何福及都督僉事徐凱爲副帥雲南四川諸衛兵討刀幹孟遣思倫發歸駐潞江招諭其部眾凱春先遣人諭刀幹孟迎其主如不從則聲罪討之 陳誠等至安南議久不決以譯者言不達意誠自爲書諭陳日焜黎季犛執不從廷臣議其抗命當誅帝曰蠻人相爭自古而然彼怙頑不悛終必取禍姑待之 刀幹孟旣逐思倫發而懼遣人詣沐春請入貢春以聞 是冬蔡河徙陳州先是河決由開封東北行至是下流淤又決而之南 是歲始置雲南按察司 初帝命刑官取大誥條目撮其要略謂之律誥至是書成刊布中外而大誥所載諸峻令不復輕用其後罪人率援大誥以減等亦不論其有無矣

三十一年春正月乙丑遣使之山東河南課耕 三月乙酉倭寇山東寧海州百戶何福戰死殺鎮撫盧智寧海衛指揮陶鐸擊敗之浙江都指揮言倭賊二千餘入寇海澳寨楚門千戶王斌鎮撫袁潤等皆戰死詔發兵出海追捕 辛丑楊文平林寬餘黨召還 月魯帖木兒之叛也庶些蠻賈哈喇從之月魯帖木兒死賈哈喇遁據下木瓦寨其地峻險三面陡絕下臨大江江流悍急不可行舟惟一道僅通人行官軍至輒自上投石不得進及是徐凱討之斷其汲道寇窮促甲辰凱督將士抵其寨力攻破之禽賈哈喇送京師伏誅庶些蠻平 初晉王櫛病浦江戴思恭療之愈至是復發帝怒命逮治王府諸醫思恭從容進曰臣前奉命視王疾曾啟王壽在膏肓恐復作不可療今

明紀卷六

三

果然矣諸醫由是得免詔謚櫛曰恭 初朝鮮遣人賀正旦帝以表文語慢詰責之逮其撰表人鄭總等既復以表涉譏訕拘其使夏四月庚辰廷臣請發兵討之帝不許 沐春以兵送思倫發於金齒檄刀翰孟來迎不應春乃合何福瞿能將兵五千踰高良公山直擣南甸大破之斬其酋刀名孟回軍擊景罕寨賊憑高據險堅守不下官軍糧械俱盡福使人告急五月春帥五百騎往救乘夜渡潞江丁未抵寨下帥騎躡場塵蔽天賊不意大軍至驚懼遂破之乘勝擊崆峒寨賊夜潰前後降者七萬人將士欲屠之春不可刀翰孟乞降帝以其狡詐不許命春俟變討之 甲寅帝不豫 戊午楊文總北平都司行都司燕谷寧三府護衛兵從燕王棣郭英總遼東都司遼府護衛兵從

遼王植備禦開平俱聽燕王棣節制 閏月癸未帝疾大漸乙酉崩於西宮年七十一 遺詔曰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憂危積心日勤不怠務有益於民奈起自寒微無古人之博知好善惡惡不及遠矣今得萬物自然之理其奚哀痛之有皇太孫允熉仁明孝友天下歸心宜登大位內外文武臣僚同心輔政以安吾民喪祭儀物毋用金玉孝陵山川因其故毋改作天下臣民哭臨三日皆釋服無妨嫁娶諸王臨國中毋至京師諸不在令中者推此令從事 辛卯太孫卽位 葬高皇帝於孝陵廟曰太祖 詔行三年喪羣臣請以日易月帝曰朕非效古人亮陰不言也朝則麻冕衰退則齊衰杖經食則饘粥郊社宗廟如常禮遂命定儀以進 解縉入臨京師有司劾縉違詔旨謫河州

明紀卷六

三

衛吏已而禮部侍郎董倫薦之召爲翰林院待詔帝在東宮習知翰林院檢討陳性善名及卽位擢爲禮部侍郎薦起流人薛正言韓宜可等數人一日帝退朝獨畱性善賜坐問治天下要道使手書以進性善盡所言悉從之己爲有司所格性善進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猥承顧問既僭塵聖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事同反汗何以信天下帝爲動容 丙申詔文臣五品以上各舉所知非其人者坐之 六月省并州縣革冗員 戶部侍郎卓敬密疏言燕王智慮絕倫雄才大略酷類高帝北平形勝地子馬精彊金元所由興今宜徙封南昌萬一有變亦易控制翌日召問敬叩首曰臣所言天下至計願陛下察之事竟寢 兵部侍郎齊泰爲本部尙書黃子澄爲太常卿同參軍國事 秋

七月召方孝孺爲翰林院侍講帝好讀書每有疑卽召使講解
臨朝奏事臣僚面議可否或命孝儒就展前批答之 詔行寬
政赦有罪蠲逋賦 燕周齊湘代岷諸王相煽動流言聞於朝
帝謂黃子澄曰先生憶昔東角門之言乎子澄頓首曰不敢忘
退而與齊泰謀泰欲先圖燕子澄曰不然周齊湘代岷諸王在
先帝時尙多不法削之有名且周王櫛燕之母弟削周是翦燕
手足也時櫛亦有異謀長史王翰數諫不納陽狂去八月櫛次
子汝南王有勳告變帝使李景隆以備邊爲名猝至開封圍王
宮執櫛歸京師廢爲庶人徙雲南蒙化已復召還京錮之 詔
興州營州開平諸衛軍全家在伍者免一人天下衛所軍單丁
者放爲民 九月雲南總兵官西平侯沐春卒於軍年三十六

明紀卷六

十四

諡惠襄春在鎮七年大修屯政開田三十餘萬畝鑿鐵池河灌
宜良涸田數萬畝民復業者五千餘戶爲立祠祀之何福爲征
虜將軍代春討刀韃孟 冬十月熒惑守心 十一月詔求直
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德之士壽州學訓導劉亨言六卿秩卑
於五府當並爲一品國子祭酒師表天下士位不當在太僕下
諸將子弟宜設武學教以事上使下之道帝嘉納之擢武進縣
丞 前都督府斷事高巍言高皇帝分封諸王比之古制旣皆
過當諸王又率多驕逸不法違犯朝制不削朝廷綱紀不立削
之則傷親親之恩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
力今盍師其意勿行鼂錯削奪之謀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
北諸王子弟分封於南在南子弟分封於北如此則藩王之權

不削而自削矣臣又願益隆親親之禮歲時伏臘使人饋者下詔褒賞之驕逸不法者初犯容之再犯赦之三犯告太廟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帝領之竟弗能

一日有疾視朝晏御史尹昌隆疏諫曰高皇帝雞鳴而

而朝未日出而臨百官故能庶績咸熙天下乂安陛下嗣

業宜追繩祖武兢兢業業憂勤萬幾今乃卽於宴安日上數刻猶未臨朝羣臣宿衛疲於候伺曠職廢業上下澌地播之天下非社稷福也左右請以疾諭之帝曰直諫難得不可沮也其以疏宣示天下使知朕過工部侍郎張昺爲北平布政使指揮僉事謝貴張信掌北平都指揮使司並受密命察燕陰事十月二日癸卯何福破斬刀韃孟降其眾七萬分兵徇下諸寨麓川

明紀卷六

五

地悉定思倫發始得還賜天下明年田租之半釋隸軍及囚徒還鄉里吏部尙書茹瑄罷爲河南布政使召張統代之統在雲南凡十七年土地貢賦法令條格皆所裁定民間喪祭冠婚咸有定制務變其俗雲南人遵用之



